荊川先生右編

荆川先生右編目録

卷二十三

鎮三

陝西 論靈州 上宋眞宗 張齊賢
乞進兵解靈州之危 上眞宗 張齊賢
乞選用酋豪各守邊郡 上仁宗 劉平
論城水洛利害 上仁宗 尹洙
乞韓琦燕領大帥鎮秦州 上仁宗 余靖
議陝西守策 上仁宗 范仲淹
論陝西重鎮 上神宗 鄭獬

論納横山非便 上英宗　司馬光

乞熙河選將如折氏世守 上哲宗　孫覺

論建西夏六寨 上哲宗　司馬光

論蘭州等地狀 上哲宗　蘇轍

月暈圍昴畢論湟州事 上徽宗　任伯雨

論取湟州五患 上徽宗　任伯雨

論攻關西五路 上高宗　吳仲

兩河

論伐河東 上宋太祖　范質

請班伐河東師 上太祖　李光贊

河北

守禦策 上仁宗　富弼

論不可割三鎮與金上欽宗　晁說之
論要害三鎮上欽宗　楊時
乞河北置招撫河東置經制司上高宗　李綱
請備禦河東河北沿河江淮上高宗　李綱
乞沿河江淮置帥府要郡上高宗　李綱
論幽燕未下當先固根本上宋太祖　張齊賢
請班取幽州師上太宗　趙普
敘燕上仁宗　尹洙

荆川先生右編卷二十三

都察院僉都御史毘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鎮三

論靈州　　張齊賢

宋真宗咸平四年兵部尚書張齊賢上

臣竊見昨者清遠軍陷沒以來青岡寨燒棄之後靈武一郡援隔勢孤賊還必窺覘城池劫脅熟戶兵力傷沮難固壘垣況塞北未寧方有調發若果分兵西

面亦恐兩失機宜以今日西鄙事勢言之窮討則不足防遏則有餘其計無他惟在激勵自來與繼遷有讎蕃部招誘遠處大族首領啗之以官爵誘之以貨財推恩信以導其誠述利害以激其志若山西蕃部響應遠處族帳傾心則兇醜之勢滅矣以弓箭手及旋點義軍對本城兵士臣責得十二州軍有二萬餘人若更於他州及近處對替又合得五六千人共本城兵士試加料揀亦甚有材勇可捍邊者若沿邊兵得及五萬餘更誘蕃部喻十數萬但彼出則我歸東備則西擊使其奔命不暇矧更能外侵哉仍許沿漢

兵獲得馬畜貲財悉令自取明行曉諭遠近皆知則
蕃漢將士之心孰不見利爭進今靈州軍民不足六
七萬陷之死地危難可知臣又慮賊還謂來春必發
兵救援靈武於我未舉兵之際盡驅地眾併力攻圍
則靈州孤城亦必難固萬一陷失賊勢益增縱使多
聚兵革廣積財貨亦難保必勝矣所以臣乞封潘羅
支為六谷王及厚賜金帛仍先敎諭彼必向風思還
賊巢暮用兵斷彼族貢馬之路苟朝廷信使得達潘
羅支則泥埋等族西南遠蕃不難招輯西蕃既已稟
命沿邊兵勢自雄則鄜延環慶之淺蕃原渭鎭戎之

熟戶自然齊心討賊竭力聖朝設能與對替兵甲及駐泊軍馬互爲聲援伺間而興則萬山鬧之必不敢於靈州河西頓兵矣萬山退縮則賀蘭山蕃部亦稍叛遷賊矣如此靈州孤壘未至憂虞今議者謂六谷虛名終宜吝惜靈州孤壘翻未籌量與其濫賞而收羌夷之心臣謂濫賞之失輕矣苟若蹙地而稔豺狼之勢則蹙地之址大矣今議者不過曰名器不可假人刑賞不可濫及此乃聖人治中國之道非議於夷狄者也陛下即位之初以銀夏一管盡與繼遷委高爵於匪人屈王臣於穹帳分儲廩以悅其志輦金帛

以慰其心有以見陛下愛全生靈恥用兇器思此止
國以綏四方者也朝廷於遷賊之恩可謂厚矣殊不
知契丹慮遷賊感大國之恩斷右臂之勢防患甚切
其謀甚深置王爵以賜之遣戎使以鎮之王爵至則
旌節之命輕矣旌節之命適所以資之也戎使至則
動靜皆伺之向背之心異矣我使往適所以堅之也
夫西平之命亦虛名也契丹命之有何損哉以今日
言之當時之策豈不爲失乎且六谷者西北之遠蕃
也羌夷之內推爲雄豪若於平時但以市馬須示羈
縻則一懷化將軍亦已厚矣酌今日事體似失權宜

兼恐今後邊事兵機更有準前失中郎於國家大有妨損昨清遠之陷是使奸兇轉成豐富兵民官吏六七千餘或含恨重泉或永因異域傷和致沴思之痛心顧惟靈州還同穽獸外則虜寇戎之逼內則憂變故之生朝夕之間垂餌虎口然而握兵者畏懦逗遛坐觀覆敗運籌者安然自若曾不憂邊臣雖至愚不勝忠憤且戎虜之性變詐多端必恐醜類之謀潛俟間隙伏望明諭邊將內備外虞臣不任憂國思報之至

咸平四年八月李繼遷遣使將來貢馬然寇擾邊部益甚上以邊臣玩寇朔方餉餽愈艱命齊賢爲涇原儀渭汾寧環慶鄜延保安鎮戎清遠等州軍安撫經畧使郎日馳騎而往九月繼遷陷清遠十月許

遷賊李繼遷也

賢使遷上此奏時爲兵部尚書

論進兵解靈州之危　張齊賢

眞宗咸平四年朝議欲棄靈州上出手札訪於齊賢上奏

臣伏見遷賊包藏兇逆招納叛亡建立州城創置軍額有歸明歸順之號務且耕且種之基仍潛設中官全異羌夷之體曲延儒士漸行中國之風視此作爲志實非小況靈州自遷賊爲逆以來危困殊甚五鎭連衡阡陌威益張道路阻難音耗迫絶當城鎭堅全之日積路未梗之時大凡中外常人言合棄者已衆劉清遠軍近遭攻陷青岡輒自焚燒兵勢人心傷沮

數倍即今來所議棄者甚多靈州斗絕一隅旁無援
助南去鎮戎約五百餘里東去環州僅六七日程如
此畏途不須攻奪則城中之民何由出城中之兵何
以歸欲全軍民理須應援少發兵則復虜邀刼多發
兵則廣費資粮與其應援以出兵為若用奇而取勝
小勝則軍民可出大勝則形勝復全匪惟擒討之有
方抑亦進退而獲利與其虛勞甲卒枉殺齊民不勞
稔奸萬萬相遠也果能更益精兵合西邊見屯川卒
雜以對替之衆使其兵力有餘量分師徒與原州鎮
戎合彼中與山西熟戶從東亦擇穩便處入界於[illegible]

約師期兩路齊進苟或繼遷敵來援助彼則分兵
應敵我則乘勢而易攻且奔命道途首尾難衛千里
趨利不逼則禽臣謂兵鋒未交靈州之危自解矣因
取靈州軍民置於蕭關武延以來據險就水建立一
寨僑置靈州羈係蕃漢土人之心栽候平寧却歸然
後縱蕃漢之兵伺便奮擊我則按重兵而觀利度賊
勢以設謀臣謂破賊成功十有八九矣

乞選用儒學將守邊郡　劉平

上　仁宗寶元二年鄜延路副部署劉平

臣聞五代之末中國多事四方用兵唯制西戎似得

長策於時中國未嘗遣一騎一兵遠屯塞上但任土豪為衆所伏者以其州邑就封之凡征賦所入得以贍兵由是兵精士勇將得其人而無邊陲之虞太祖掃清天下謂唐末諸侯跋扈難制削其兵柄收其賦入自節度使以下第其俸祿或四方有急則領王師行討事已兵歸宿衛將還本鎮雖無長策然當時大臣不能遠計亦以朔方李彝興靈武馮繼業移於內地自此靈夏漸歛中國命將出守發兵出屯千里就糧遠近騷擾十年之中兵民交困靈武既失守趙德明以僻守一隅且懼問罪亟馳驛奏願備藩臣朝廷

姑務息民卽以靈夏兩鎭授之德明潸治中兵日滋
邊患當時若止棄靈夏綏銀四州限山爲界使德明
遠遁漠北則無今日之患旣以山界蕃漢人戶授
之而鄜延環慶涇原秦隴歲宿兵數萬今元昊借逆
恣行殺害衆叛親離復與唃厮囉相持已久結隙方
深此乃天亡之時臣聞寇不可玩敵不可縱或元昊
一日爲人殺戮酋豪代之與唃厮囉通和約契丹相
爲表裏則西北之憂未可測矣若以鄜延環慶涇原
秦隴四路軍馬分爲兩道益以蕃漢弓箭手步騎得
精兵二十萬比元昊之衆三倍居多乘人心離散與

嗢厮囉立敵之時沿邊州軍轉徙粮草二百餘里不出一月可坐致山界洪宥等州招集士卒授以職名給衣祿金帛自防禦使以下刺史以上次第封之以土人補將校勇者貪於祿富者安於家不朞月而人心自定或授嗢厮囉以靈武軍節度使西平王使逼元昊河北族帳復出鄜延石州蕃步騎攻西河部族以厚賞招其酋帥其衆離貳則大軍進討以所得城邑而封之元昊不過竄身河外一窮寇爾今元昊倚山界洪宥等州蕃部為肘腋以其勁勇而善戰鬭若失之是斷其左右臂靈夏綏銀不產五穀蕃部馳騁

不習山界道路每歲供給資糧以贍之若收復洪宥限以山界憑高據險下瞰沙漠各列保障量以戍兵鎮守此天險也彼靈夏綏銀千里黃沙本非華人住年調發遠戍老師費財官私疲弊以致小醜昌熾此謀之不臧也或朝廷貸元昊之罪更示含容宿兵轉多經費尤甚恐北狄謂朝廷養兵百萬不能制一小戎有輕中國之心然亦須議守禦之長計或元昊潛與契丹結爲援以張其勢則安能減西兵以應河北譬如一身二疾不可並治必輕者爲先重者爲後也請召夏竦范雍與兩府大臣議定攻守之策令邊臣

邊守

論城水洛利害

仁宗慶曆二年上　　尹洙

臣本路將佐前見朝廷罷修此城人人感悅曾未逾年復此興建無不駭歎今興作之勞費用之廣臣且置而不論所慮者既城之後爲害滋大耳臣竊校計利害爲國家之害有四而無一利焉自賊昊擾邊王師屢屈非以地不廣大而不能抗也雖用兵有工拙然大槩說者以衆寡之勢不相侔也今涇原一路兵可以戰可以持重爲聲勢者獨狄青所將之兵可

然不滿二萬其他則城塞屯防裁足自守不當更有動移此城既成必分兵戍之緩急賊至則所使益多所用益寡所謂弱我兵而強敵勢此爲害一也山外諸城本無稅藉自西鄙用師大增屯兵今平羅入中數且不足猶令諸郡輸送稅粟僅有歲備單弱之民寖以愁困此城既建須益發近邊之民輸粟以給其用不獨勞苦且虞寇鈔之害儻復發兵援送則所費彌廣所謂重傷民力增損國費以事無用之地此爲害二也且朝廷命將出師勞敝天下爲之不能勝緩之不能伏爲我之寇讐者賊昊而已西蕃種類與國

家本無纖介之隙今無故攘其地而置城寨又前後誅斬首級亦已數百外不足揚威於賊昊內實樹怨於種落非計之得也臣覩古羌夷之為患多矣今西蕃種類居秦渭之間者十餘萬皆以讐怨不相伏屬如一旦破讐合從則內屬之戶附漢最深者必先被其擾我必以兵救之我出則彼歸我歸則彼出動之甚易安之甚難縱未能勞我大兵然於疆埸侵寇之患是更生一昊也所謂為國生事而無與於富彊此為害三也賊昊前寇出外獨黨畱麻氈部族權以附虜為虐不開水洛種族藉勢為邊患也今則道路於

虜事已明白此城若建凡此此種類必召寇為援得之
鄉導當時少出兵則不足以應虜多出兵則勝敗之
勢未決臣恐山外之危亡自茲而始此為四害也然
建謀者必以遏泰渭之救兵為國家之利此又失之
矣夫救援之兵驟出不意或可以取勝今所城水洛
虜知救兵必出於此當先據便地以待我師且救援
之兵不過數千勞逸勢殊豈能於虜較勝負者哉臣
以此知水洛所城泰渭之救兵必不從此而進所以
謂之無一利者也縱使無前所陳四事城之猶且無
益況分兵輸粟生事召寇四者之害較然可驗哉臣

開拓地廣塞鞭笞四夷蓋以弭邊患而強中國未聞竭民力耗國用而以樹兵本兆禍階也臣識慮淺近然在邊累歲耳剽目睹事頗習熟又幸得以諫名官豈容嘿嘿無所開陳伏望聖慈博詢衆謀慎重茲役則不獨邊鄙幸甚亦天下幸甚

乞韓琦兼領大帥鎮秦州　　余靖

仁宗慶曆二年集賢校理余靖上

臣准五月七日詔勅節文今後三館臣寮如有邊防要切機宜及朝廷大事並令具實封奏臣竊聞已降勅命差韓琦等充涇原等四路都部管韓琦范仲淹

並於涇州駐劄仍差文彥博知秦州者臣聞兵之勝怯在乎將勝敗在於氣竊見賊昊侵軼邊鄙以來大戰者三矣延安之役人猶勇鬬好水之師陷虜伏中定川之敗不戰而走此皆賊乘屢勝之氣而吾將勇怯之分也臣觀賊昊雖曰小羌其實黠虜其所舉動咸有次序必先翦我枝附壞我藩籬先攻易取之處以成長勝之勢舍刪之族最近賊庭故先取之豐州之地援兵難集故次取之涇原將帥軟懦故又取之此乃賊知先後之計也臣竊料沿邊諸郡最富而實者秦州耳賊所以盤旋未敢攻秦州者三焉邈川尚

強雜羌未附而韓琦爲守也此賊昊之所畏朝廷之所恃也今可憂者邈川唃族爲賊所侵漸已挫折一恃去矣其餘雜羌附漢者未必全歸賊者未必誅向我堅者徃徃族滅而不能救今雖受我封賜賊兵若至豈肯死力而援我乎此二恃去矣若使韓琦且守秦州招懷部落撫以恩信訓勵士卒聳以忠果稍須擇材勇以爲關將庶幾全輯三恃使賊有所畏可也今乃專委文彥博許懷德守此一路臣深爲朝廷憂之臣亦非敢橫議沮事但以三軍所恃者將耳韓琦數年在邊雖未成功羌賊知名士卒信服今一旦使

文彥博代之恩信未洽緩急有難兵將肯用其命乎且文彥博新進懷德無聞羌賊困將輕之矣今雖以韓琦范仲淹在涇原遥節制諸路以為聲援但益秦州之憂耳賊若出其上策以一軍守尾亭則涇渭之師不得南矣以一軍趨隴坻則岐隴之兵不復西矣以一軍直擣秦州而援兵不至族羌外附則秦州非我之有也賊若出其下策前驅雜羌所在掠奪則吾之救兵雖可至勝負未可知也若謂賊輕去巢穴以為不然此所以出我不意也臣以為當今之計不若急遣韓琦兼領大帥歸鎮秦州增兵故關以扼衝要

諸路有急不妨應援此最安危之機也益涇州之戍以當兵衝以成輔車之勢一大將居之足矣更宜擇材勇以代懷德亦最急也賊自崛強以來未嘗挫折若得勇將以摧其鋒則庶可屈伏矣朝廷措置大事臣妄言其間耳 侯鼎鐫

議陝西守策 范仲淹

仁宗慶曆五年仲淹爲參知政事上

元昊自來通順之時歲受恩賜朝廷撫納甚厚未嘗有失尚猶時擾邊境殺戮將吏暨叛命以來累次大舉曾無沮敗乃求通順實蓄陰謀非屈伏之志也况

廷若以權宜許之更當嚴作守備然陝西久屯大兵
供費殫竭減兵則守備不足不減則物力已困臣等
請緣邊城寨愈加繕完使戎虜之心無所窺伺又久
守之計須用土兵各諳山川多習戰鬬比之東兵戰
守功倍然緣邊次邊土兵數少分守不足更當於要
便城寨招置土兵若近裏土兵願改隸邊寨者即遷
其家而團集之況昨來慶州創起大順城欲置振武
保捷兵兩指揮仍於永興華耀土兵中召其願守寨
者而應募甚衆何則關內諸州土兵多在邊上或得
代歸營而數月之間復出遠戍豈徒星霜之苦極傷

骨肉之恩征夫不保其家離婦頗多犯法人情不免久則怨起如得并遷其家於緣邊任營更免出軍父母妻子樂於完聚戰則相救守則相安或謂若土兵携家居於塞下則全分請給其費尤多不然土兵月給差少人素號精強使之戍邊於東兵數復可減然於逐路漸爲增益二年以來方能整齊有非一朝可驟改也又陝西新刺保捷土兵其中尫弱不堪戰陣者宜沙汰之使歸於田畝既省軍費復增農力然後東兵三分中一分屯邊以助土兵之勢一分移入次邊或屯關輔以息饋餉之困一分歸京師以嚴禁衛

之防彼如納款未變則東兵三分中可更減退又緣
邊無稅之地所招弓箭手各使聚居險要每一面措
揮共修一堡以完其家與城寨相應彼戎小至則使
屬戶蕃兵暨弓箭手與諸寨土兵共力禦捍彼戎大
舉則二旬之前必聞聚集戎之次邊軍馬盡可勾呼
駐於堅城以待敵之進退緣邊山坂而伺彼之重兵
必循大川而行先求疾速俟其得勝使戎師沮而不
出方敢散兵虜掠過越險阻更無須應我若持重不
戰則彼之重兵行川路中糧草無所給牛羊無所薦
不數日人馬困弊彼之重兵更不敢越險又未能決

勝必不得已而散兵虜掠我於山谷村落中伏精銳以待之彼散掠之兵輕而寡弱可擊可逐使散無所掠聚不得戰欲長驅深入我則使諸將出竒以躡其後欲全師以歸我則使諸城出兵以乗其弊彼將進退有禍不三兩舉勢必敗亡此守策之要也

論陝西重鎮　　鄭獬

神宗熈寧元年七月恩冀州河决水夾入河北州軍地大震自秋涉冬至有聲如雷移時不止翰林院學士鄭獬上

臣竊見去歳自京師而南至於海隅地皆震今歳自京師而北至於朔方又大震迄今不已城郭陷入地

民廬悉摧仆長河決溢灌深冀州茲豈細故哉地震者陰盛而迫於陽其發必有所擊而不爲虛應考之古而驗於今似可究其涯略漢和帝永元二年郡國十三震說者謂竇太后專房闥而制天下今二宮非竇氏之比則不爲宮闈發也建光元年郡國三十五震或地坼裂壞城郭說者謂安帝信江京樊豐擢大子權今內省非江京樊豐之比則不爲寺人發也晉元帝太興元年震說者謂王敦擅其陵上哀帝興寧二年震說者謂桓溫跋扈顯朝今大臣非王敦桓溫之比則不爲執政者發也是數者無所當則殆將有

兵禍乎光武時郡國四十二震而武溪蠻反晉成帝時豫州震而蘇峻亂近者仁宗時忻代間大震而元昊不庭用此以較之則非兵而何臣之所憂不在河北而在陝西何者河北雖被災而南方大稔流離之民相携而南亦可就穀此惟煩朝廷戒敕所在務爲存恤不令饑死於草莽則無慮矣至於陝西則自城綏以來至今兩議不决首尾一年凡自京師所餉縑金已費四百萬至於發卒乘器中轉芻粮雜出於民者尚不在此數則不知國家以四百萬縑金而與虜人爭何事耶雖得一綏州而所費如此其利害亦槩

可見矣事不早決何止於此則將見國力殫於內民
財屈於外怨讟並起姦人提之其將柰何此不可不
深慮也如閩羌人率其螻蟻之衆窺我境上料其暴
粮畜牧必未能久駐殆將遁矣然而數出兵而無所
攻取者此所以困我彼來則我不可不應兵師所發
粮芻既集彼復解而去異時則又來使我奔走爲備
之不暇此正墮其術內也則朝廷亦宜破其姦謀以
靜自守不爲之動彼無所得而退我無所失而乍若
是者彼來雖數而我備有餘也夫世之治久而之亂
不過百年世之亂久而之治亦不過百年此大勢也

本朝自藝祖平定四方以來將百年矣治亂之際正在陛下臣以為治今之難難於祖宗之時何則自安史之亂至於五代之末四方之強諸侯已没其存者皆孱子弱孫勢與數俱窮故太祖太宗一起而掃刈之若去草菅然易於力也至於真宗仁宗之初民已離兵革喜見太平故收功報成垂拱而天下治亦其易也今陛下非開基之日過已盛之時萬事浸以衰弊此所以難於為力而甚於祖宗之時也則豈得不深思遠慮講求所以致治之術乃欲以坑夷狄取武功苟有差跌則遂成衰亂之勢可不慎哉如惹人引

衆而遁則陛下斷之正論早與通好涵養生靈俾之安處則天災自息雖日有震擾亦不能以勝我矣

論納橫山非便　　司馬光

英宗治平四年御史中丞司馬光上

臣聞王者之於夷狄或懷之以德或震之以威要在使之不犯邊境中國獲安則善矣不以踰葱嶺誅大宛絕沙漠擒頡利然後爲快也竊聞有邊臣誘諒祚部將輕泥嚷側欲以橫山之衆攻取諒祚歸命聖德朝廷已有指揮許令招納臣近者雖曾論列以爲非宜尚慮語言踈畧未盡本末不敢不再爲陛下陳之

今進謀者但言其利不言其害臣請試言其害雖逆
盛意願陛下勿遽加棄置畧賜省覽與進謀者叅校
其是非臣聞戎狄之俗自爲兒童則習騎射父子兄
弟相與羣處未嘗講仁義禮樂之言也唯以詐謀攻
戰相尚而已故其民習於用兵善忍饑渴能受辛苦
樂鬬死而恥病終此中國之民所不能爲也是以聖
王與之校德則有天地之殊與之校力則未能保其
必勝也以舜禹之明征三苗而三旬逆命商高宗之
賢伐鬼方而三年乃克漢高祖之雄傑爲冐頓所圍
七日不火食國朝以太宗之英武北舉河東南取閩

淅若拾地芥加以猛將如雲謀臣如雨天下新定民未忘戰當是之時繼遷背叛太宗以鄭文寶爲陝西轉運使用其計策假之威權以討之十有餘年卒不能克發關中之民飛芻輓粟以饋靈州及淸遠軍爲虜所抄掠及經沙磧饑渴死者十七八白骨蔽野號哭滿道長老至今言之猶歔欷酸鼻及眞宗卽位會繼遷爲潘羅支所殺眞宗因洗滌其罪弔撫其孤賜以節鉞使長不毛之地訖於天聖明道四十餘年爲不侵不叛之臣關中戶口滋息農桑豐富由是觀之征伐之與懷柔利害易見矣及元昊背恩國家發兵調

賦以供邊役關中饑渴延及四方東自海岱南踰江淮占籍之民無不蕭然若於科斂自其始叛以至納款纔五年耳天下困弊至今未復仁宗屈已賜以誓詔冊爲國主歲與之物凡二十五萬豈以其罪不足誅而功可賞哉計不得已也向者諒祚雖時有僭蹇禮節不備或誘掠熟户驚擾邊民然猶稱臣奉貢未敢顯然自絕也今乃誘其叛臣以圖之縱使誠梟諒祚之首復靈夏之土以王者之兵言之猶可耻也况其成敗未可知乎臣恐邊事之興生民之苦由此而始也王者之於諸侯叛則討之服則撫之是以諸侯

懐德畏討莫不率從去歲諒祚攻大順城殺掠吏民今春朝貢之使不以時至當是時不能討也今朝廷既赦其罪與其賜物受其使者納其貢獻又從而誘其叛臣激其忿心是常欲其叛而不欲其服也信義賞罰將安在乎議者或以爲彼誘我民我誘彼臣何爲不可是特閭閻小人之語非知國家大體者也彼僻陋小羌切誘我民以益其衆仍欲以天子億兆之富而效其所爲邪譬如鄰人竊巳之財巳以正意責之可也豈可復竊彼之財以相報邪臣聞諒祚於蕃族謀爲日固久招納不逞之人以爲謀主誘脅熟戶

以撒中國之藩籬常有據關中窺河東之心雖未必能然若縱其毒蠚亦足以為亭鄣之患未可以小種之羌孱弱之人待之也國家不幸比遭大憂帑藏空虛關中之民自經西事以來仍苦鐵錢財力凋弊然戶版總數損亡失大半縱其在者亦懷二心非復得如景祐寶元之時也當此際陛下深詔邊吏崇信誓保分界嚴守備明斥堠以待之猶懼詭計狼子野心不識恩義乘我釁隙侵噬疆埸又況彼不動而擾之不來而召之乎臣又聞虜中間諜所在甚多中國動靜毫髮皆知其嚷側自程戡在鄜延時已有聲聞云

欲歸降自是至今已經數年朝廷屢召邊臣與之謀議外人往往知之亦有邸吏傳報四方安有虜中獨不覺悟寂然無事曾無誅討之意乎臣切疑其內挾詐謀未可信也或者諒祚久懷逆計以朝廷待之恩禮優厚無因而發故遣其部將詐降以卜之若朝廷受之則將歸曲而責直得以爲背叛之名或者使其部將詐言勢孤力微不能獨制諒祚乞朝廷遣將出師爲助而陰設伏兵以徼大利此二者皆未可知也若萬一有之則今日受之正墮其計中矣縱使嵬側實有降心蓋亦私有忿恨或別負罪惡反側不安欲

倚大國之威以逼其王其所部之民未必肯盡從也雖其自言權勢之強甲兵之盛有謀善戰爲民所附蓋欲自誇以求售耳未必然也借令實能舉兵以與諒祚爲敵戰而勝之則是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也若其不勝必引其餘衆南奔中國諒祚悉其境內之兵以追之怒氣直辭長驅入塞當是之時非口舌文移所能解也臣恐朝廷不惟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嚷側也若嚷側餘衆無幾猶可以縛而送之以緩諒祚之兵然形迹已露諒祚必叛無疑也若嚷側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不肯如山遇

束手就死將突振邊城以救其命更為中國之患大有涯也陛下不見侯景之事乎臣聞羽翼未成不可以高飛近者未悅不可以來遠上自堯舜禹湯文武之王下至齊威晉文之霸未有不先治其內而能治於外者也故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今陛下新即大位尚未逾年朝廷之政未盡修也封城之中未盡治也內郡無一年之蓄左帑無累月之財民間貧困十室九空小有水旱既化為流殍承平日久戎事不講將帥乏人士卒驕惰上下姑息有同兒戲教閱稍頻則慍懟

怨戾賜與不時則揚言不遜被甲行數十里則喘汗不進遇鄉邑小盜則望塵奔潰此乃衆人所共知非臣敢爲欺罔兵法曰知彼知巳百戰不殆知彼不知巳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巳每戰必殆陛下覩今天下如此而欲謀境外之事起兵革之端挑陸梁之釁冀難立之功此臣所爲寒心者也爲今日之計莫如收拔賢俊隨才受任以舉百職有功必賞有罪必罰以修庶政謹擇監司澄清守令以安百姓屏絕浮費沙汰冗食以實倉庫詢訪智畧察驗武勇以選將帥申明階級剪戮桀黠以立軍法料簡驍銳罷去羸老

以練士卒修整犀利變更苦窳以精器械俾百職既舉庶政既修百姓既安倉庫既實將帥既選軍法既立士卒既練器械既精然後惟陛下之所欲爲復盡夏取瓜沙平幽薊收蔚朔無不可也今八者未有其一而欲納邊吏之狂謀信黠虜之詭辭臣恐不能得其降者數百而虜騎大至覆軍殺將邊城晝閉朝廷乃爲之宵衣旰食焦心勞思興兵運財以救其急使天下愁困如康定慶曆之時巳而卒無可柰何然後忍恥以招之卑辭以諭之尊其名以悅之增其賂以來之其爲損也不亦多乎斯乃國之大事安危所係

非特邊境之憂而巳願陛下深留聖思勿爲後悔乃天下之福也彼進謀者皆非實爲國家斬將搴旗拓土開境建衛霍𦬊陳之功也但以利口長舌虛辭大言一時誑惑聖聽欲盜陛下之官職耳他日國家有患不預其憂是豈可哉凡邊境有事則將帥遷官士卒受賞無事則上下寂寂無因徼幸此乃人臣之利非國之利陛下不可不察也先是六月知青澗城种諤奏諒祚累年用兵人心攜貳横山首尾嵬名山結綏銀州人數萬共謀歸順乞朝廷早令向化陝西轉運使兵城之將高遵裕使夏州還亦言招納之利上召經畧司置機宜文字張穆之爲薛向所謀遂言諤謀必可成七月詔下諤奏付知延州陸詵及向諤密議措置以聞詵等共請策使名山直取諒祚不能取則守其地以拒之長

乃退保兩界不耕地詔使高遵裕宣密旨欲諤內訖等所上策未嘗許其發兵深入諤時遂遣諜者與名山約日會兵綏城不復告諤十月諤悉發所部兵與折繼世會守保寧塞與中諤入綏州遂與敗鉄千汶繼世入銀州嵬名山部其族帳悉降諤說聞諤欲大驚郎動諤擅與薛向發兵諤具奏云實遣諤為北殺州既城義者以為孤城深寄賊境難守不如棄之諤屬謂此扼三大川口虜入號口李丁心古門上部古其地形高下示諸郡也不可棄計乘勢大舉盡虜河南陳五可取之策朝廷後用韓琦議乃存綏州南

乞熙河選將如折氏世守　孫覺

哲宗元祐元年右諫議大夫孫覺上

臣竊聞熙河困敝陝西以及天下幾十五餘年矣臣聞其歲費數百萬累以十年計之為四千萬以朝廷本為熙河舉西師不能斷羌人之臂徑可以復靈夏

而包賀蘭前日大舉西師不得羌人一級而坐費數百萬於黠羌兵馬馱乘死者不可勝數器仗弃捐如山邊人至今爲國寒心自朝廷開熙河以來負罪官吏無賴遊客冒名入仕與擁高貲爲富人者不知其幾百家矣吮啜生靈之膏血以厭飫無賴之人何歟臣愚昔聞祖宗時河西折氏置之最爲得策今天下一百三十餘年而折氏祖父子孫相繼皆忠順勁勇爲國捍守此實措置得其道也今熙河之地使帥守得人爲朝廷無窮之計蕃將之中如折氏者得一人或兩人漸爲措置三五年後擇其可付屬者付之計

朝廷不愛官爵以寵之但爲我守能捍外寇則世世如折氏可也其他經營久遠之策密院臣僚必有能爲朝廷謀者

論建西夏六寨　　司馬光

哲宗元祐元年上

臣伏見神宗皇帝以夏國主趙秉常爲臣下所囚興兵致討奮揚天威震動沙漠虜擒其種落竄伏河外諸將收其邊地建米脂義合浮圖葭蘆吳堡安疆等寨此蓋上以藉口用爲己功皆爲其身謀非爲國計臣竊聞此數寨者皆孤僻單外難於應援田非肥良

不可以耕墾地非險要不足以守禦中國得之徒分屯兵馬坐費芻糧有久戍輸遶之累無拓土闢境之實此衆人所共知也三師既收靈州不克狼狽而歸卒疲食盡失亡頗多西人知中國兵力所至自此始有輕慢之心是以明年邊臣築永樂城虜潛師掩襲覆軍殺將塗炭一城久之又舉一國之衆攻圍蘭州期於必取將士堅守僅而得全虜自是銳氣小挫不敢輕犯邊矣臣聞此數寨之地中國得之雖無所利虜中失之為害頗多何則深入其境近其腹心常慮中國一朝討襲無以支吾不敢安居是以必欲得之

不肯棄捨一年前虜嘗專遣使者詣闕深自辨訴請臣服如故其志無他止為欲求其舊境而已朝廷既許其臣服虜來請舊境朝廷乃降指揮其前則云所以興舉甲兵本欲執取罪人救援幽辱非有意侵取疆埸土地而已其後乃云兵將已得些小邊土聊示削罰豈可更有陳乞還復之理此則朝廷首尾也自相違又興師本為振援秉常拒命者國人之罪豈可更削秉常之地於理差似未安王者以大信御四海羌戎雖微恐未易以文辭欺也於是虜既失望憤怒怨懟移文保安軍辭理不遜云今來賀正旦人使難

議發遣自是正旦生辰乃至陛下繼明皆不遣使入賀其不臣大矣然而去歲四遣使者請闕弔慰祭奠告其母喪并進遺物禮雖不備稍示屈服臣竊料虜意不出於三一者猶冀朝廷萬一赦其罪戾返其侵疆二者陽爲恭順使中國休息陰伺間隙入爲邊患三者久自絕於王國其國中貧乏使者往來得賜賚之物且因爲商販耳昔衛貳於晉晉取戚田及衛人既服郤缺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遂歸戚田於衛今西人所爲如此朝廷

既不能相絕勿受其使又不能招納與之更始彼來
則迎送館穀以賓客待之不來則一無所問日復一
日將踰二年臣竊意朝廷謂西人勢已衰弱心實內
附故來則不拒去則不追置之度外不以爲虞殊不
思數年前王師大舉深入將士所過烈於猛火劉其
疆埸屢請而不還彼怨毒欲讐報之心窺窬欲乘釁
之意日夜不忘若渴者不忘飲盲者不忘視也譬如
有虎狼在屋側垂頭熟寢人豈可見其不動狎而侮
之循其頭躡其尾邪臣每思之終夕寒心以爲憂慮
於今爲之止有二策一者返其侵疆二者禁其私市

何謂返其侵疆凡天子即位天地一新滌瑕蕩穢小大無遺昔趙佗自稱南越武帝倔強嶺南漢文帝即位赦其大罪遣單使往諭之佗稽首請服累世爲臣李繼遷俶擾西陲十有餘年關中困弊真宗皇帝即位赦其大罪割靈夏等數州除其子趙德明爲定難軍節度使由是邊境安寧者四十年此乃前世及祖宗之成法非無所依據也今秉常之罪不大於繼遷也米脂等寨不多於靈夏也陛下誠能於此踰年改元之際特下詔書數其累年不來賀正旦生辰及登寳位等不脩之禮嘉其父卒慰祭奠告國母喪進遺物

之勤曠然推恩盡赦前罪自今已後貢獻賜予悉如舊規廢米脂義合浮圖葭蘆吳堡安疆等寨令延慶二州悉加毀徹除省地外元係夏國舊日之境並以還之其定西城蘭州議者或謂本花麻所居趙元昊以女妻之羈縻役屬非其本土欲且存留以爲後圖猶似有名然夷狄若不一而足俟其再請或畱或與徐議其宜亦無所傷至於會州尚在化外而經畧司遽稱熙河蘭會路當疑中國更有闢境之心不若改爲熙河岷蘭經畧司如此則西人忽被德音出於意外雖禽獸木石亦將感動況其人類豈得不鼓舞抃

蹈世世臣服者乎議者或曰先帝興師動衆所費億萬僅得數寨今復無故弃之此中國之耻也昔漢元帝棄珠崖詔曰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於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遂弃之此乃帝王之大度仁人之用心如天地之覆燾父母之慈愛盛德之事何耻之有國家方制萬里今此尋丈之地惜而不與萬一西人積怨憤之氣逞凶悖之心恐舉大半之衆投閒伺隙長驅深入覆軍殺將兵連禍結如曏日繼遷元昊之叛逆天下騷動當是之時雖有米脂等千寨能有

益乎不唯待其攻圍自取困可深罪借使虜有一言
不遜而還之傷威毀重固已多矣故不若今日與之
爲美也此國大事伏望陛下留神熟慮更與執政詳
議以聖意斷而行之不可後將失此機會悔將無及
何謂禁其私市西夏所居氐羌舊壤地所産者不過
羊馬氈毯其國中用之不盡其勢必推其餘與他國
貿易其三面戎狄鬻之不售惟中國者羊馬氈毯之
所輸而茶綵百貨之所自來也故其民如嬰兒而中
國乳哺之矣寶元慶曆之間元昊負恩僭亂屢犯邊
境大入則大利小入則小利中國未嘗蹈其境破其

軍禽其將屠其城有害於社稷也而首尾六年元昊
遣使因緣邊吏卑辭納款頓顙稱臣雖其惡積貫盈
欲懷音革面原其私心未必不貪中國之財恩私市
之利故也舊制官給客人公據方聽與西人交易傳
聞近歲法禁疎闊官吏弛慢邊民與西人私交易者
日夕公行彼西人公則頻遣使者商販中國私則邊
鄙小民竊相交易雖不獲歲賜之物公私無乏所以
得偃蹇自肆數年之間似恭似慢示不汲汲於中
國由資用饒足與事中國時無以異故也陛下誠能
却其使者責以累年正旦生辰及登寶位皆不來賀

何獨遣此使者拒而勿內明勅邊吏嚴禁私市俟其
年歲之間公私困弊使自謀而來禮必益恭辭必益
遜然後朝廷責而赦之許通私市待之如初然邊民
與西人交易爲日積久習慣爲常一旦禁之其事甚
難何則若以常法治之則有司泥文動循繩墨追問
證左逮捕傳送之人停匿之家奄歲待報動涉半年
如此則徒使邊民罹刑者衆獄犴盈溢而私市終不
能禁也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峭峻故也百仞之
山重載陟其上陵夷故也今必欲嚴禁邊民與西人
私市須權時別立重法犯者必刑無赦本地分吏卒

應巡邏者不覺透漏官員衝替兵士降配仍許人告
捉獲者賞錢若干當日内以官錢支給更不以犯事
人家財充如此則緣邊六路各行得一兩人則庶幾
可以聳動人耳目令行禁止人不敢犯矣然人存政
舉。此事全在邊帥得人昔龐籍爲河東經畧使下令
禁邊民與西人私市有熟户犯禁籍斬於犯處妻孥
皆遷淮南編管一境凛然無敢犯者其後施昌言爲
環慶路經畧使亦禁私市西人發兵壓境昌言遣使
問其所以來之故西人言無他事只爲交易不通使
者懼其兵威輒私許之法遂復壞若邊帥未能盡得

其人則此法恐未易可行不若前策道大體正萬全無失也元祐元年二月上初元豐末夏人欵塞請還侵疆不許至是臣寮多言還地者其說皆自光發之時爲門下侍郎

論蘭州等地狀　　蘇轍

哲宗時左司諫蘇轍上

臣竊見先帝因夏國內亂用兵攻討於熙河路增置蘭州於鄜延路增置安疆米脂等五寨議者謂求利害久而不決其一曰蘭州五寨所在險遠饋運不便若竭力固守坐困中國羌人得以養勇窺伺間隙要之久遠不得不棄危而後棄不如方今無事棄而與

之猶足以示國恩惠其二曰此地皆西邊要害朝廷用兵費財僅而得之聚兵積粟爲金湯之固蘭州下臨黃河當西戎咽喉之地土多衍沃畧置堡障可以招募弓箭手爲畊戰之備自開擴以來平治徑路皆通行大兵若舉而棄之熈河必有晝閉之警所謂借寇兵資盜糧其勢必爲後患此二議者臣聞之久矣然以夏戎背畔雖屢有信使而未脩臣職未請侵地則棄守之議朝廷無因自發今聞遣使來賀登極歸未出境而使者復至講和請地必在玆舉雖廟堂議論已得詳熟而小臣愛國不能嘿已輙常敢質其事

以爲前件棄守之議皆非妄言然而朝廷當決從一議欲決此議當論時之可否理之曲直事之多寡誠使三者得失皆見於前則棄守之議可一言而決也何謂時之可否方今皇帝陛下富於春秋諒闇不言恭默思道太皇太后陛下覽政簾幃之中舉天下事屬之輔相當此之時安靖則有餘動則不足利在綏撫不利征發今若固守不與西戎必至於爭申兵一起呼吸生變緩急之際何所咨決況陜西河東兩路比遭用兵之厄民力困弊瘡痍未復一聞兵事無不狼顧若使外患不解內變必相因而起此所謂時可

棄而不可守一也何謂理之曲直西戎近歲於朝廷本無大罪雖梁氏廢放其子而夷狄外臣本不須治以中國之法先朝必欲弔伐但誅其罪人存立孤弱則雖犬羊之羣猶將伏以聽命令乃割其土地作爲城池以自封殖雖吾中國之人猶知其爲利而不知其爲義也曲直之辯不言可見蓋古之論兵者以直爲壯以曲爲老昔仁祖之世元昊叛命連年入寇邊臣失律敗亡相繼然而四方士民裹糧奔命唯恐在後雖捐骨中野不以爲怨兵民競勸邊守卒固而中國徐亦自定無土崩之勢何者知曲在元昊而用兵

之禍朝廷之所不得已也項自出師西討雖一戰負而計其所亡失未若康定寶元之多也然而邊人憤怨天下咨嗟土崩之憂企足可待何者知出在朝廷非不得已之兵也今若固守侵地惜而不與負不直之詞而使關右子弟肝腦塗地臣恐邊人自此有怨叛之志此所謂理可棄而不可守二也何謂筭之多寡棄守之議朝廷若舉而行之其勢必有幸有不幸然臣今所論於守則言其幸於棄則言其不幸以較利害之實今夫固守蘭州增築堡寨招置土兵方其未成而西戎不順求助北虜並出為寇屯戍日益

宋只安畏两北將用耳

飛輓不繼賊兵乘勝師喪國蹙蘭州不守熙河危急此守之不幸者也割棄蘭州專守熙河倉庾有素兵馬有備戎人懷惠不復作過此棄之幸者也二者豈皆不復言何者利害不待言而決也若夫固守蘭州增築堡寨招置土兵且耕且戰西戎懷怨未能忘爭時出虜略勝負相半耕者不安饋運難繼耗蠹中國民不得休息此守之幸者也割棄蘭州專守熙河西戎據蘭州之堅城道熙河之東路我師不利復以秦鳳爲境脩完廢壘復置烽堠人力既勞費亦不小此棄之不幸者也夫守之雖幸然兵難一交仇怨不解

也兵餉糧無有休日熙河因此物價踴貴見今寧河不戰歲費已三百餘萬貫矣戰若不止戍兵必倍糧草衣賜隨亦增廣民力不支則土崩之禍或不可測也棄之雖不幸然所棄本界外無用之地秦隴之間兵民習熟近而易守轉輸所至如枕席之上比之熙蘭難易十倍有守邊之勞而無腹心之患與其日無異也夫以守之幸較棄之不幸利害如此而況守未必幸而棄未必不幸乎且朝廷以天地之量赦其罪惡歸其侵地復其歲賜通其和市雖豺狼野心能不愧恥縱使酋豪內懷不順而國恩深厚無以激怒其

民臣料一二年間其勢未必能舉動萬一不然而使中國之士知朝廷棄已得之地含垢為民西戎昔恩彼曲我直人懷此心勇氣自倍以攻則取以守則固天地且猶順之而況於人乎故臣願朝廷決計棄此然後擇名將以守熙河厚蓄儲偫多置守備於熙蘭往還要路為一大城度可處一二千人以實其人總之道於秦鳳以來多置番官人兵以為熙河緩急救應之備明敕將佐繕修守備施令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至庶幾可以無後患也臣所謂而使復來謹采眾議以三事參較利害反覆詳究理無可疑是

以輒獻狂言惟陛下裁擇幸甚

月暈圍昴畢論湟州事　　任伯雨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方正言任伯雨上

臣先曾論湟州事乞陛下俯稽衆議早定棄守之策又曾論赤氣事乞陛下仰推天變預防火從禍發之虞天道幽遠理難取必方此恐懼以俟妄言之罪適今月初八日夜伏見月暈圍昴畢謹按漢志曰昴畢天街也其北爲胡其南爲漢而參爲趙魏之郊昔漢高帝七年月暈參畢遂有平城之圍以此觀之象不虛示必有可考夫以陛下躬堯舜之資秉千載之運

小心順帝動無過舉而天象屢變其故何也蓋天心深憂陛下欲陛下畏懼脩省先事爲備故變之來併在數月推考衆類皆爲兵應雖非諄諄理不虛示臣謹爲陛下先論湟州次論陜西五路終論河北略具畫一如後

一湟鄯二州唃厮羅地唃氏世効忠順有功朝廷爲國家興國在眞宗時繼遷爲冦唃氏之兵牽制卒使兵敗困於六谷朝廷以其功大封武威郡王及康定寶元元昊不順又常出兵以助中國仁宗而冊武威王自是凡有夏賊之虜唃氏必爲中國之助朝廷所

以無熙河陝西之憂者以唃氏爲藩籬也前年因瞎征竊據失國出走王贍胡宗回乘彼之亂妄稱納土殺降攘貨自去藩屏覆作殺將失信羌狄朝廷一切不治其罪既已棄鄯湟獨尚留不唯孤絕地不可耕饋糧艱阻勢難獨守亦恐唃氏銜怨結連夏賊或勢力微弱爲所幷自此四方吐蕃諸族必盡服屬夏賊益彊國家邊面益廣由成文龍直抵蜀道悉隣西賊之境蓋不啻五千餘里其爲國家之患豈特一州之地陝西歲失買馬之利而已哉臣願陛下更詳前後臣庶所論湟州棄守利害如不可守先下手詔選命

邊帥一員令於境上召嶺氊[illegible]與大小隴拶等喻以前年邊臣生事非朝廷本意斬王贍於境上黜宗回於遠方還其湟州擇所當立之酋貴以如祖宗以來世守忠順則費財遠守自開邊尚之虞庶幾息矣今不早定去取設若力屈不守覆軍殺將挫損國威又欲如前年罷而不問耶昔瀘州邊事韓存寶止以不即進乞弟神宗命斬於邊上王贍之罪蓋不止百倍於存寶故必斬首始足以息邊人之寃憤矣

一臣聞往者朝廷前此於諸路進築人人務深入虜界多築保砦以希功賞故不復計勢之險易地之遠近

守之可否兵廣財屈為國瘡痍捨可守之疆城不毛之地規難臣之虜喪既練之師且夷狄之性貪而怙亂侵其土地彼已不分建立城若又非所欲今日納款特以力困耳彼其猾心亦豈不一日思有逞哉遠不過三五年近不出一二歲天時人事必有變態且關中歲歉米貴已六年矣去年雖豐物價至今倘五倍平日不獨糧食殫窘加以財用匱竭官員俸給累月無支諸軍料錢往往併月乎為如此萬一有事無以應副財竭兵亂理有必至臣願陛下特下手詔撮勅諸路帥臣俾其各畫地圖指陳攻守之策並新築

城砦僅全舊有堡砦漸廢欲新舊并守則財力不支欲捨舊守新則饋運滋遠地理滋遠則罅隙必多罅隙既多則救應必難萬一寇至虜衆限隔外内聯阻首尾不應則堡砦遠者不特無益適足為患故臣願陛下敕帥臣新舊堡砦何者為可守何者為可廢何者可以兼存何者可以兼罷俾之直論不得觀望成敗之際嚴立刑賞然後下兩府大臣公共參議萬一異議俾任其責如漢武之責主帥自然不敢逞其私意矣昔仁宗嘗御龍圖天章閣以西方多故將帥不得人令具數以對況今日邊事之重大臣於此可以

悉心公論矣
一臣聞前日河北水災居民流移自永靜以北居民
所存三四自滄州以北所存一二其他郡大率類此
千里蕭條間無人煙去年雖豐無人耕種所收苗稼
十不一二河北朝廷根本密邇强敵居民流散倉廩
空虛城郭不脩甲兵不利萬一有警何以爲計今朝
廷雖行鬻爵以佐用度縱使多鬻所得有幾又地上
不耕收穫至寡雖鬻爵入粟勢必且盡餘取之不能無
由仰足臣願陛下力節浮費痛減用度廢內帑之積
募人漕東南之粟誘民歸業課農力耕密敕監司牧

守繕器械脩城壘揀選將領訓齊卒伍雖爲無虞常若有待蓋赤氣之起月暈所主趙魏之郊不可無備此天象之變可質而知也又聞前年水災流民有入北界者幽薊之間往往刺之爲軍中國虛實彼固知矣虜主老病比年轉甚胡鶵驁猛性頗好戰狠于野心難以信結萬一乘我無備有所趑趄則國家預備之策安可緩哉此人事可質而知也昔真宗嘗謂輔臣設險與攻守邊之利宜漸爲之害民人馬祖宗之事足以爲法矣國家太平百五十年財用彫弊無甚今日若仁宗積之數十年而神宗用之哲宗積之十

餘年而紹聖[illegible]之陛下適承彫耗之後遂無熙寧之富庶近無紹聖之蓄積去年哲宗山陵甫畢今年太后園陵又作既[illegible]西宮又饗明堂支用之廣不可勝計陛下方事節儉[illegible]加約損經費常用尚恐不足以此事勢豈宜更有邊事伏願聖慈留神采覽更畀二府大臣公共論議毋使偷安以幸無事臣孤賤蹤才誤蒙陛下擢置言路小大之事知無不言出於愛君不暇他恤惓惓之心不勝千萬

貼黃今日西人雖已款塞湟州雖已固守萬一忽有邊警不知朝廷指準何處錢物應副乞令二府預議

國家湟州歲費三百萬貫不知自得湟州已因事發怒刺數千人爲兵更乞朝廷審賜審察虛實不可不慮

論取湟州五患　　任伯雨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右正言任伯雨上

臣伏覩神宗皇帝所以能用兵取熙河者不獨英謀睿斷委用得人蓋以承仁宗數十年天下富庶之後紹聖之初所以能五路進築者亦以承元祐十年休息之後今日邊隙視紹聖之初爲益廣則用視紹聖之初爲益乏之勁兵健馬視紹聖之初爲益耗謀臣將

歸稅紹聖之初爲益少加以鹽池損壞歲失財用三百餘萬關中累年荒旱物貴人饑生齒流移十減六七今年雖豐物價猶五倍平日以此觀之邊事不可復生亦明矣去年邊臣邀功爲國失信奪貨爲寇立召邊患強欲兼幷郎鄯二州自去蕃屛覆軍殺將已失其一今湟州雖存勢又孤絕荒山窮谷地不可耕道路險阨又難饋運得之無用徒耗中國又湟鄯二州均爲嘛氏之地鄯大湟小唇齒相依既已棄鄯湟州勢難獨守國家守之且有五患朝廷前年取天都山置西安州取葭蘆寨置晉寧軍無所不可何者此

夏賊之地吾讎敵之國取之有名也今湟州乃唃氏
之地唃氏世效忠順有功國家眞宗仁宗繼嘗封爵
乃朝廷與國因與國之亂而貪其土地失信背義取
之無名絕夷狄向化之意一患也國家征伐夏賊所
以無熙河以西之憂者唃氏為籬落也今既取湟州
則唃氏餘族不為吾助吾必有西邊費財用師之備
二患也國家買馬歲萬二疋而責青唐十居七八今
既為讎則馬一不復至二年一疋不買亦可見矣西北
無馬大失邊備三患也河南有郎阿章族河北有瞎
養哤族平日與唃氏同輔中國今吾既與唃氏為讎

則彼畏吾有吞并之心必與夏賊連結以抗中國內患也萬一夏賊因唃氏之困掩取其地則勢力益強永遠爲吾腹背之害五患也況開自得湟州已來歲費三百萬貫以守之一州所費如此五路邊面可知矣國家一歲賦入三百萬者凡有幾也內帑之積三百萬者亦有幾也安可以既乏之財追無窮之欲圖未集之衆棄已成之師耶

論攻關西五路　宋高宗時上　吳　仲

臣嘗讀五代史至王朴傳觀其爲周世宗畫平邊之策其言且曰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時未以爲然及

我太祖皇帝受天明命削平僭僞一如朴策臣是以知攻取之道貴夫知難知易知堅知脆不特可用於當時固亦可用於今日何以驗之臣請借王朴之言爲喻朴嘗以吳爲大而脆以幷爲小而堅蓋李氏割據江南其北帶江其東距海其地則廣而可撓其人則輕而易搖雖號大國實脆敵也劉氏割據河東左有常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北有契丹之援其人則悍而輕死雖號小國實堅敵也故朴以大而脆者爲易攻小而堅者爲難取易者宜先難者宜後國初所以先吳而後幷迄用有成也難易堅脆之策昭然如

是用兵之道不能知此雖使曠日持久必不成功往往敗績若王邑不聽嚴尤之謀至於自斃昆陽是矣臣雖踈逖不才非敢自比王朴然當國步艱難之時正宜輸忠効芹願裨一二況臣昨在畎畝之中已蒙陛下知遇之深臣曉夕思慮補報之心唯有一死臣軀甚微若捐軀有益國家雖赴湯蹈火亦願自試奈何無左右之容致使臣犬馬之力無所施設而臣傾心勞思未嘗不爲國家慮也今日攻取之術正有難易臣輙以管見上干天聽伏望聖慈畢賜睿覽縱使一得之慮未足裨補廟筭亦可以見臣憂國之勤也

臣竊見劉豫悖逆天道僭據中原神怒於幽人怨於
明天下之人欲將共起而誅之惜乎取之後時滅之
太晚臣以謂在紹興之初擒之極易在今日擒之稍
難臣於紹興之初力乞親征誅鋤僭逆蓋恐其滋蔓
難圖已而果然何以言之在紹興之初劉豫初僭羽
毛未成兵備未足食亦不繼加之金人方有事於蜀
中彼川盡銳以攻四川其實無備於東北當是之時
若親御六師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正如迅雷不及掩
耳此萬全之計擒之所以必易在今之日僭僞既久
形勢已成又況王師盡屯淮右彼知其力屈勢弱必

當宛請於金人金人以日得萬緡之利必應力攬於劉豫借使金人不渡大河挾兵覘兩家之弊正用制虎之術益墮其計擒之所以必難以難擒之時而爲必擒之謀臣恐非先後之術也臣竊覩關中之地劉豫認爲巳有彼方待敵於我西北之備想見地擾臣欲乞撑一偏師用二萬人擣其虛以吳玠應之五路之地可傳檄而定既得五路蜀中民力亦可少蘇此所謂從易者始也又况吳玠坐守四川民力困弊昔諸葛亮且田且守尚不能取中原若田守皆不及亮又如之何萬一不爲此謀臣恐年歲之間蜀中亦非

陛下有也今分遣二萬之衆與吳玠會於關中是斷劉豫之臂既得關中劉豫自危歲月之間可不戰而擒矣若棄易從難臣謂相持師老勝敗之機皆未可必臣竊料劉豫之謀秋高馬肥彼强亦來彼弱亦來蓋强則以勢恐之弱則以計撓之皆不過為自固之術爾臣以謂不若號令諸將休兵秣馬以佚待勞此又萬全之計也臣竊觀今之士卒亦漸精銳其為主將間有勇敢諸軍內外謀智之士未聞其人臣聞之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卑人且有謀焉司命所繫豈可無也用兵之在謀主有則

勝無則貧盡亦可驗昔漢得三傑而興楚失范增而亡曹公跣足迎許攸而破冀州陳餘捨左車而敗泜水用與不用灼然甚明何今日而忽諸臣在紹興甲寅固嘗論列張浚可用陛下察其非辜未幾召還果能平湖外之寇然而張浚自秉鈞軸出總師權下士之譽日減一日與古之名將用心大相遼邈臣竊意其無他欲懲前此信任小人之弊而畏愼之殊不知進見一人閱見果寡機會果暗物理果乖人情果昧則斥之可也謝絕可也其有通當世之務明道德之歸謀畫如良平議論如許李若一槩遏之得非懲於

羨者吹虀之謂歟昔周亞夫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也本朝繼張元而元昊叛留姚嗣宗而邊患息故吳楚成敗繫之劇孟邊陲安危見於張姚匹夫去就所繫不輕則豪傑之士豈可忽哉臣審訂此理不特為張浚惜亦將為陛下惜也何則今天下分裂於賊臣劉豫劉豫僭號於中原雖非正君亦似兩國豪傑之士可南可北非猶昔日天下一家之時也將多方以羅之重法以禁之尚恐不能盡為我用況於置而不問縱而弗禁者乎臣雖見杜充為宰相順脅逆帥大邪龔若虛以校尉投虜

立作郎曹自可誅夷其族朝廷復下所屬撫存其家臣每念之未曉其義況夫捨此就彼必不我利今反撫存其家是縱天下之人爲杜充龔若虛之徒也既有其人而不能用既去其人而不能禁可惜哉臣聞之劉豫聲言曰南朝每有一官未闕必二九人共之今我州郡皆以見闕任人不年歲間南方士大夫當盡歸我審如此言豈可不察古人有言曰已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助已者勝在今日不可不慮也臣又見今之都督如張浚者不可多得臣但惜其自任太專待人太薄猜忌太過所謂幕府從事者非

親則舊皆闒茸備員會聚之日不過敘寒溫問安否而已其有條陳利害論列可否面折庭諍咸無其人若然則張浚幕客皆是不如已者又安能策得失之計而協濟於料敵哉昔韓信非無智謀也見李生則再拜師事之曹公非無智謀也見許子則跣足而迎之今張浚自視與韓曹孰賢若自以爲不及則下士之禮豈可怠也臣固欲面見其人箴規其失重以前年春閒衆訩並起獨臣雪其非辜有此小嫌不無疑忌今若緘默尚恐張浚幕客無一賢士復蹈富平之轍有悞國事臣又安得不爲陛下詳言之况臣翔與

甲寅曾論張浚忠有餘而智不足言猶在耳今若自恃其賢不任謀士復恐敗績欲望聖慈檢會前書及以臣今日所陳明示張浚庶使知其小疵若或改之則韓曹之功不難到也臣聞春秋責備於賢者今日扶持正有望於張浚臣固責之深矣亟憂國之心不能自已或有難臣之謀以謂臣初所上書乞誅劉豫其言則曰萬一少遲事必不濟今此果然朝廷不用臣言一至於此尚何譊譊未已臣則應之曰臣之存亡與國同其休戚又非其他臣庶之比奮忠竭節尤當先於衆人何以言之臣前後數書皆是乞誅劉豫

誓不與之俱生徃徃劉豫視臣亦爲死讐萬一國家安則臣亦安國家危則臣亦危臣非畏死臣恐死於劉豫之手無益國事今臣非貪祿躁進沽名釣譽良爲天下之大獨臣一人與國同其安危至如其他臣下事偽事並與略無甚大利害況前有馮道歷四姓而不替之譏伏望陛下痛加察焉不唯臣一身之幸亦將爲廟社久長之計也干冒冕旒臣無任俯伏待罪之至臣伸琳死百拜

論伐河東　　范質

宋太祖乾德元年侍中平章事范質上

臣舊疾發動近將兩月不面天顏攀戀聖慈夙夜憂
責臣今有芻蕘上聞睿聽內量僭越并伏冀諒後來
臣雖疾病在假便聞陛下有親征河東之意半月以
來顯然外議皆云必行固無改易臣切料河東劉稹
自潞州奔敗之後乃數年遭天軍討盜即日困蹙兼
肘腋之間自有離變契丹削弱不能援助幾與請到
城下攻取少時必是成功然須十分之中七八分則
料其必取二三分料其未得未得者何若大軍三數
月間在賊城下料草不接即須抽退雖無損軍勢且
虛困自家一二十州百姓枉費朝廷事力近聞般運

糧草纔第一轉所在鄉村甚有逃戶蓋是晉絳蒲陝
汝洛懷孟及沿山諸州人民頻年以來秋夏不熟陛
下八年令免供輸尚自逃走若是更有差遣自然難
爲駐足百姓般運艱難更不一一敷陳又即所般運
粮艸且至潞府晉州將來大駕到河東城下三五十
萬糧草潞府晉州百姓無多不知更差何人津置此
事須出宸衷請陛下仔細勘筭軍馬糧草準備之數
必若有備則更復何憂臣竊見七八處大藩方皆要
害之處即目並未有主帥皆是儒士懦弱性輕力小
若是四方無事之時大駕不離京闕則必無憂慮若

是兵戈稍動烽煙未弭之間須憂兇豪不逞之徒生
心覬望緣此輩無識無知不筭道理遇便即發禍胞
如鬭萬一有之陛下出軍在外怎得安心中問世宗
親征河東之時近畿小小兵士亦有姦謀者賴郝氏
兵馬監押擒獲事雖不大人心可知願陛下稍掛宸
衷臣竊見河東物力軍勢百倍不及大朝窮困危迫
日憂亡滅乃是本分朝廷強盛軍馬天下無敵北至
燕東至海南至五嶺西至隴右百六七十州之地無
不慴服陛下即位四年有此基址以前開基創業之
主三五十年尚未如此又何必須爲河東六七州險

阻窮困之地虛躁聖懷更俟三二年時歲稍熟收拾糧草諸事有備賊界漸困此時動未爲進晚臣竊料河東六七州孤危如是不計幾時必無覇盛且劉崇乘世宗卽位之初假契丹雄盛之力全軍而來一戰大敗將校軍士十分去九此天不助一也陛下初有天下李筠以方州之地歸投河東陛下才登太行立平寇賊劉鈞惶怯奔走不暇拋棄兵刃甚於高平此天不助者二也天意人事昭然可知卽日尸居餘氣苟延歲月之命必無與大朝爭衡願陛下以生靈爲念所貴資洪福益聖壽以社稷爲重端坐鎭靜不輕

舉動則天下幸甚臣位居上相受國深恩國家大事
動繫安危苟或不言是辜天地惟陛下詳察

請班伐河東師　李光贊

太祖開寶二年帝親征太原夜半傳呼營外劉繼元降帝令衛士擐甲將開營門入所使趙遂曰受降如受敵詎可中夜輕出營遂罷之果諜者太常博士李光贊上言

臣竊惟陛下應天順人體元御極戰無不勝謀無不
藏四方恃險之邦僭竊帝王之號者昔日與中國爲
隣今日與陛下爲臣蠢爾晉陽豈須親討重勞龍輈
結怨黔黎況天之命天子也猶父之任子也其或不
由父命奪我以時則必有非常之災陛下豈不畏天

命乎且太原得之未足爲多失之未足爲少國家貴靜天道惡盈所慮向來恃險之邦近日歸命之國鬪是役也竭府庫之財盡生民之力其心躁踖各有覬覦傳曰隣之厚君之薄也豈若回鑾浚都屯兵上黨使夏取其麥秋取其禾旣寬力役之勞便是蕩平之策惟陛下裁之况時屬炎蒸候當暑雨儻或河津泛溢道路艱阻轉運稽遲恐勞宸慮

河北守禦策　富弼

仁宗慶曆四年樞密副使富弼上

一河北三十六州軍內緣邊次邊如北京雄霸祁深

保瀛漠滄定鎮冀十二州廣信安肅順安信安保定
乾寧永寧七軍總一十九城皆要害之地可以控制
虜寇而不得深入矣定爲右臂瀛滄爲腹心北京爲
頭角此四城者河朔之所望也餘十五城爲指爪支
節乃四城之所使者定瀛滄各置一大帥餘十五城
分屬定瀛滄三路悉擇善將守之十九城都用三十
萬定五萬滄瀛鎮各三萬冀二萬保祁深廣信安肅
各一萬雄霸漠順安信安保定乾寧永寧各五千北
京五萬爲諸路救援之兵今河朔平時有駐泊屯駐
就糧兵十八萬本城五萬至用兵時增十萬人則戰

兵足矣此三十萬兵非如景德年閉門自守皆使出而接戰也當時城守不敢出所以寇兵堂堂直抵澶淵幾至渡河爲京師患今若使良將帥守十九城分頭三十萬衆左右出入縱橫救應閃誤邀誘衝陷掩襲臣雖愚未信虜敢長驅而南也頃年大兵悉屯定州然閉城不使出戰者蓋恐一敗塗地則無以救援且防中渡之變也今雖用兵三十萬而分置十九城右敗則左救縱失則橫援豈更有昔時之虞邪其外十七城不復蓄兵只以本郡鄉兵堅守不使出戰

一屯兵備邊古今常制所患者民賦有限兵食多缺

必須廣爲經度其間歲有凶歉諜之不獲或寇至益兵食常不足則暴斂横取何所不至民由是困盜由是起此歷代之所患也河北自石晉失燕薊之險無所固守是以蓄兵愈多積粟愈厚國朝湮之頗久至景德講和之後兵備漸弛粟亦隨減前年虜忽生變雖强與復和而終非悠久之計自此邊釁已兆向去未有寧歲尤宜謹備禦之策使久而不匱臣輙得養兵二條其一據守邊兵馬合留外屯駐駐泊就糧諸軍悉分屯於河南鄆齊濮等州以教以養況其地富實不營而足率三年一代遇有警急發符召之不

旬日可到豈有後期不及者邪所以略省河朔誅歛以寬疲民使之安逸蘇息坐待寇至而用庶幾沛然師有餘力可以禦敵其二緣大河州軍起放倉支移河南民稅及漕江淮粟以實之分屯近邊兵馬每二歲一代亦足以寬河湟之困民二者可擇一焉或兼用亦善不然臣恐無事時河北已見殫竭一旦用武又重加歛民必怨叛則肘腋之下皆爲仇讐何暇禦外寇哉

一景德以前匈奴寇邊率由飛狐易州界道東西口過陽山子度滿城入自廣信之西後又多出兵廣信

安肅之間大抵虜騎率由西山之下入寇大掠州軍然後東出雄霸之間景德前二州之間塘水不相接因名東塘西塘二塘之交蕩然可以爲虜騎歸路遂置保定軍介於二州以當賊衝厥後開導不已二塘相連雖不甚浩渺而賊路亦少梗矣然或窮冬氷堅或旱歲水竭亦可以濟未爲必安之地雖然但少以兵控扼之則虜騎無以過矣自餘東從泥茹海口西至保州一帶數百里皆塘水瀰漫若用以爲險可以作限只自保州以西至山下數十里古塘水之阻虜騎可以平入虜若守盟不動則我無先發但用臣上

篇屯兵之法足以固守萬一渝盟入寇用臣之策可以轉禍爲福逞志泄憤矣何以陳之今虜若寇邊必由廣信西來虜騎初入境沿邊州軍堅壁亦不得出兵虜必不顧而進將入鎭定亦堅壁虜必易我而懈於是令廣信安肅保州三城開壁會兵張虛而不與戰虜必分兵來禦已而令鎭定互開壁後不與戰虜既前後受敵必未敢長驅而南於是我急從滄州取海上路以數十艘出輕兵三千趍于州入寇家口咫尺燕薊計其日然後自雄霸之間又出精兵直抵燕京會滄州兵擣其腹心破其聚積彼見兩下兵入則

莫之爲計矣燕地旣亂入寇者必有歸心又爲王師所牽而不能遂去於是乘其向背之際使沿邊三城及鎮定兵合擊必大破之追奔及燕盡逐虜兵過山後則虜騎無復南者因其妄動可以一舉而復全燕之地救數郡陷兵之俗平累朝切骨之恨臣自謂必無遺策矣旣以兵守四關口外唯西山後有新開父牛鐵腳猪窠三口虜人以通山後八州之路然皆峻狹不容車馬雖不加防守亦無所害或於口側少伏兵馬縱虜入寇發伏可以盡殺之假如陛下謹重未欲盡舉復燕之策卽請寇入之後頓重兵於西山下

虜騎有所掠而東出亾路進退不遂我於是以十九城之兵分布掩擊必使退敗保無深入之患虜勢旣屈與物則削與和則久亦制匈奴之下策也

一燕地割屬契丹雖逾百年而俗皆華人不慣爲匈奴所制終有向化之心常恨中國不能與我爲主往往感憤形於慟哭臣前年奉使虜廷邊上往復數次邊人皆勸臣無重契丹以困民萬一入寇我沿邊土人甚有豪傑每一豪傑可自率子弟數百人爲官軍前驅願朝廷復取燕薊吾等郊爲華人死亦幸矣臣切壯之慰諭而退朝廷之力未及外禦遂虛邀豪之

請雖臣未嘗忘懷思爲異日之外用自後不綴尋訪
所得邊豪頗多將來虜若寇境臣必能以所得邊豪
令自卒鄉戶各成一隊或爲鄉導或爲內應或破陣
或攻城大可以爲王師之助矣其始去則質其家其
成功則厚其賞臣不患其譎而反爲害也
一鎮定西山有谷口十餘道盡通北界山後之路景
德已前不甚迹熟蓋溪澗峻狹林木擁遏故虜罕由
茲路而入雖有來者亦必艱阻臣頃開河朔人說契
丹自山後斬伐林木開鑿道路直抵西山漢界而止
今則來往通快可以行師臣亦細詰其由云契丹舊

亦疑朝廷有復燕之志恐天兵渡界河直北趨燕京則虜人欲出我不意由山後進兵扇擊鎮定橫行河朔牽制王師以解收燕之患也臣必料往年緣邊已曾探報聞於朝廷今或契丹自廣信安肅入寇我必以重師禦其兵鋒若有西山別衆出于鎮定橫行背擊官軍敗衄則大事去矣兵家切務不可不知當須能幹而謀密者陰往經制如何屯戍如何捍禦必有可以勝之之術先事而定以待其來則保禦之道也

一祁深二城雖非要郡宿兵至少故城壘迫而陋不甚脩葺切聞契丹今復入寇知吾重兵屯鎮定不肯

南面直走纔過保州便取東南路由祁深以來祁深
二壘當廣而高之以防攻逼又曰虜旣憚鎭定而忽
祁深必謂二城兵寡不戒而過我若乘其不備使二
城替出精兵首尾應而擊之必大得志此係於臨時
非可預度然亦當知之俟其變則易爲謀矣
一漢唐以前匈奴入寇率由上郡鴈門定襄等路蓋
當時中國據全燕之地有險可守匈奴不敢由此路
而來也自石晉割燕薊入契丹無險可守由是虜騎
直出燕不復蕁定襄等故道今朝廷若留意河朔邊
郡有備虜不可得而入須求別路以來路或雖可入

寇第取定襄等路爲掎角之勢則河東不得不大爲防或刱立城池或造作險阻何地可以設奇伏何路可以出牽制此須預爲經度素有隄備則臨時足以禦捍應卒不至倉皇使與河朔表裏相應寇不能逞其欲實邊防之急務也

右守禦二策總一十三條是臣庚辰壬午二歲奉使契丹日於河朔往回十餘次詢諸緣邊士兵幷當地故老博采參校得之甚詳及到虜廷議事又頗見其情狀以至稽於載籍質於時務用是裒聚撰述以副陛下委責之意即非臣任智臆罔聖聽惟陛下令兩

所會議可者速行之其未可者交相致詰而是正之臣必不敢持已徇私旁拒衆證兩府亦不得畏事養病而無所發明如此則庶幾謀行而患可弭矣臣聞古者人君遭患難則退脩道德可以無咎是故文王出羑里純任教化而終滅獨夫勾踐脫會稽棲栖武事而卒破夫差又聞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是故陳王答書悖慢而楊素下殿請死蔡賊跋扈難制而裴度誓不兩全終之隋滅江南裴度平淮西有以見古之君臣所爲各得其道無不建功立業滂流後世者也非契丹肯約呼索無厭朝廷以中國之尊凶醜

敢爾陛下固未聞有文王勾踐復讐雪恥之心臣下亦未見有楊素裴度克難平賊之志如此而望排患解紛建功立業如古之君臣何可得也臣計北虜勢方强盛可以爲寇而輙肯議和者有謀也謀而後舉以爲萬全之策也又計中國之勢如人坐積薪之上而火已燃雖焰未及其身可謂危矣北虜之强既如彼中國之危又如此而尚不急求所以救之術是欲秦之魚爛梁之自亡耶臣備位樞府夙夜憂畏恨未得克所少紓國難願解臣密職與河朔一要郡得以效拙經營邊事雖未敢必謂無虞然料或可稍寬陛

說三鎮文迂而事急

下北顧之憂矣伏惟早賜裁幸

論不可割三鎮與金　　晁說之

欽宗靖康元年上

二月十六日朝請大夫賜紫金魚袋臣晁說之謹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比者皇天眷命陛下即位之七日下詔求直言天下幸甚微臣居山邑距京師越百里而近踰月得隨士庶垂淚以伏讀干戈風塵阻絕如此不謂國家遭陽九之厄也女眞與小醜矜棘入塞擁馬渡河曾不淹時勢如壞山直抵王城之下嗚呼天乎忘我祖宗配天澤民二百年之基業乃一日

有斯酷邪在昔春秋之時周室衰微天下無王諸侯相侵莫酷於城下之師莫辱於國中之盟孔子春秋用是作也孰謂國家聖聖相繼重光洽熙天下太平自結繩而來未之或有天子坐廣內朝四表而牧萬國曾不足以爲輕重威至廣也乃於女真小醜于昔僕役高麗臣事契丹者逡巡偃蹇乃有城下之師國中之盟何其甚耶義士痛心壯夫瀝血孰甚於斯將耶臣至愚且老不敢齒於義士壯夫而逖料然牧思謀妾婦思勇之際寧無一言以自效哉况臣一門七世食祿高祖迴咸平景德之際極禮樂文章之盛昔

仁宗毅寶元康定之時專任西鄙之役遂參大政罷兵息民自爾以來海內推臣族為文學之家微臣之言亦其職也雖然臣在元符末上皇即位之初嘗應詔有封事蒙有司第臣為邪等者籍刑部初禁入京城漸許仕宦而擯斥甲黨二十餘年矣其所言皆天下大利害今莫能悉記惟是二事不能忘也一曰國家累聖功德巍巍無所與二而近日諂諛大姦獨推尊考廟是觀德不在七世之廟而下同庶士祭行於寢乎二曰古之衰世暗君乃有誹謗先烈之言以鉗天下之口惟我神宗皇帝何所負於天下天下內外

罔有一人不足於恩德者尚何謗毀之有彼諸妄太
姦濟以凶暴徒以貪一身之欲而不知上累先帝之
明也臣愚欲因此二事申言當今之急務豈顧下和
之玉再刖其足耶竊惟城下之師明主夙夜焦勞憂
慮之時狂夫之言未暇擇也伏覩戊申大赦封豕逋
逃齊民又安凡有血氣之屬咸以更生相賀又不必
自言也含哺鼓腹以沐太平之澤不知其已雖死猶
生也然赦文有新邊之語讀者疑焉識者則歎妄以
謂涿州易州之地竟不能保而復棄之爲新邊也既
而乃知所謂新邊者河間府中山府太原府三大鎮

無慮二十餘州五六十縣自州升之爲府而未幾乃
目中國棄之爲新邊也耶嗟夫斯地可棄也斯民其
可棄乎斯民可棄也吾祖宗艱難之業其可棄乎嗟
乎誰爲陛下而爲此策乎昔賈誼不忍以文帝之明
承天下之資而久爲戎人欺傲乃嘆曰可謂中國無
人矣臣竊考之當是之時高祖之舊臣猶有在者如
陳平周勃灌嬰季布之徒其後進者議論有袁盎晁
錯賈山馮唐守正有宋昌申屠嘉司刑有張釋之司
兵有周亞夫柴武誼尚何恨哉使誼尚在謂今之日
有人無人乎臣於是乎忘其至愚且老不能默已請

專以割地為言未暇及天下事也惟陛下幸察臣元符中知磁州武安縣嘗作朔問二篇因杜牧之論而發也牧之意則勤矣其論失之迂而不密蓋山東不足以兼河北而河北為能制山東牧安得以天下之勢專之於山東也哉凡君天下者得河北則得天下失河北則失天下凡有國者得河北則其國興失河北則其國弱又有其國雖不正而得河北則強其國雖正而失河北則弱其國雖無道而得河北則強其國雖不至無道而失河北則弱秦漢晉隋唐之有天下宋武帝之不能有天下符堅之秦拓跋之魏宋氏

之梁李氏之後唐石氏之晉劉氏之漢其國所以强
弱之勢與夫曹氏之魏彊於劉氏巴蜀之漢高氏之
齊彊於宇文氏蛸咸之周其迹昭然在方策可考不
誣是謂河北之形勢臣敢爲陛下略言之陛下幸察
臣既言河北重於天下矣乃敢復言三鎭之重於河
北者不必繁引遠古惟事與國家造邦相因者則不
得而略昔周世宗之英武雄毅實漢光武唐太宗之
流承石晉父事契丹之後劉漢禍亂於契丹之餘即
位僅踰兩月黃鉞親征而出師之日四壘奔北爲我
有宋驅除晚以數千之師伐契丹不血刃而取益津

關繼取尾橋關又繼取高陽關是三關者晉人棄之以爲契丹之元首非特爲其右臂也何則契丹之所盜據者六國時燕地也唐方鎮中盧龍也六國之燕最弱非韓魏趙之比河北方鎮中盧龍亦最弱朱滔朱克融輩非魏博田承嗣鎮冀王武俊之比而其人堅忍奇倔藏禍心畜凶謀前有太子丹荆軻之風後習安祿山史思明之態易以興亂而難與圖治也以故雖曰弱燕而常重於趙魏雖曰陰燕而常動搖乎魏博鎮冀之上棄之以奉契丹固非所宜況以奉契丹之叛臣女眞小醜者譬之鼎鳳得幽薊則潛竊壞

得三關則遊粟積其勢倍萬也然克是三關者[illegible][illegible]
周世宗之英武而我太祖太宗實在師間也世宗嘗
以千人之軍溺於亂流叢葦之中而契丹不敢以一
鏃來加者以三天子之威靈在是也其克死橋關者
又專在太祖之功也夫以三天子之威靈而得之者
乃一日無名而棄之於一荒裔小醜豈勝慟哭之痛
哉又如晉開運之末出帝之醜先自梁漢璋發師於
高陽關遂使契丹侵鎮定入京師縛晉帝而北其在
咸平中康保裔敗於高陽關契丹遂得犯澶淵儻如
康保裔無高陽之敗則不勞眞宗皇帝爲澶淵之役

矣高陽關之勝敗猶繫中國之輕重如此忍論高陽關之存亡邪廊廟之上肉食者宜爲陛下念之中山府唐義武軍也此軍甲兵雄於天下城壁堅高自昔有揖客三年不得上之語況又其帥獨知臣節昔號河北四叛之時義武不與後稱河北二寇之時義武亦不與也逮黃巢之亂中原四方諸鎮就爲勤王之師獨義武王處存擁兵渡河以解關中之急不幸石晉之梁漢璋敗於高陽契丹遂得犯鎮定攻中山然契丹之兵亦豈能必勝而前爲入京師之舉哉亦且屢危矣唯是張彥澤杜重威以禁旅重兵至中渡橋

降於契丹而中山李商者納契丹於中山使契丹遂得入京師威晉出帝之禍為中國之醜向使高陽完師中山堅壁寧至是邪咸平中康保裔既敗於高陽而定州之望都且復失守遂勞真宗皇帝辇輅親征而傅潛擁數十萬精兵屯中山不出一騎當斯之時遠邇愚智無不憤疾潛者恥與之俱生無幾何輦輅班師之後潛議罪當斬真宗特賜其首領竄斥之衆議甚鬱也至今聞者擊指奮袂而起孰知真宗聖意自有在也豈臣下所易窺哉蓋潛實白首老將耳目親接晉開運之禍變今坐擁十萬精兵以完中山示

怯於契丹勿擊堂堂之陣勿當得意之銳舵彼能至澶淵必不能渡河待其將成渡河之役我出中山十萬畜銳請戰之師一舉而蹙之彼契丹雖衆豈堪填吾洪流而代吾洒埽也哉彼或不克渡河我以此師覆其歸路片馬隻輪定不返矣恭惟祖宗無失刑真宗豈特私一傅潛也哉真宗清淨垂拱之君不惑於羣策而決意親征不以王超石普楊延斷契丹之歸路不斬傅潛之不濟師魏魏然振乎千古之上矣中山之形勢其何如哉惟我祖宗為能用中山之形勢也何則在戰國時介於魏趙之間屹然自成一國其

地雖狹而謀至廣其人雖寡而材最武西足以抗秦
北足以制燕無論趙魏也所謂中山君者是也太祖
太宗特每歲防秋之兵全師聚於定州眞宗躬御禦
戎之陣以鎮定高陽諸路之兵並會定州夾唐河為
大陣量甚寇遠近出軍建柵仁宗謹守祖宗之制積
粟則中山為多畜兵則中山為重命帥則得韓琦焉
至今廟而祀之歲時嚴也太原府劉氏盜有之太祖
皇帝親往而未之克留以待太宗皇帝特封太宗為
晉王逮夫晉王即皇帝位之四年親征克之於是有
宋受天明命平一天下萬國罔不臣妾逮今將二百

年重惟太祖皇帝號令之所加鼓鞞之所及一日削平唐末暨五代百年之僭亂曾不足以摧枯拉朽論之乃於太原獨艱難如此何邪劉繼元雖孺子也有郭無爲之謀侯霸榮之勇其兵嗜戰不怯死其民樂士不輕去且復念曰太原吾父兄之世有也吾家所以并晉爲漢者自太原基之也彼石氏有天下者亦自晉而得之遂以晉自命也晉參李氏之唐而李氏所以爲唐奪朱氏之梁者初實起諸晉也其上則高祖太宗所以爲唐者晉奉之也楊氏所以爲隋者晉肇之也高氏所以爲齊者晉大之也司馬氏以晉自

命者實謂受命於晉也其在成周宣王承厲王之亂號為中興者伐玁狁於太原也其後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王乃料民於太原是太原為成周之盛衰者又如此也嗚呼太原之為鎮可輕畀付哉重以太宗皇帝之神武念太原久未下顧視羣臣誰可與議者首詢之張暉暉曰戢兵育民待富庶而後為謀雜詢之張永德永德曰太原兵少而悍加以北虜為援未可倉猝取也莫若先離其戎心又詢之薛居正居正曰太原自古難克之國周世宗之伐至於師老太祖破北虜於鴈門關南盡驅其人民居虎牢以西雖巢

穴尚存而危困已甚卒得曹彬而謀之問曰顯德開寶兩征太原以當時兵力不能克何也帝意豈不深哉彬能身任其役帝遂決意親征躬貫介胄曹彬潘美郭進等爲之將先以進守石嶺關禦北狄乃降繼元平太原保全其人民而毀築其城郭將貽萬世之安也嗟夫兩朝三帝二十餘年而得之者一日甘心而棄之邪或謂唐自安史之後河北遂非朝廷所有亦何害乎爲唐也哉臣應之曰唐之河北固重而失之然其據太行津大河以制河北太原猶在朝廷也此李德裕相武宗毅然以身許國不赦澤潞卒能號

今鎮魏以誅劉稹成一代偉績也以兵論之河北之
銳師固爲三鎮而飛揚然太原青州各有兵十萬邠
寧宣武各有兵六萬自足以制彼三鎮矣今又幷太
原而棄之古未之有也太原唐重兵之地今棄之矣
而青州賊盜久熾又未必有如唐之重兵矣邠寧之
兵凋殘於近歲未易竝言唐之宣武是謂今之汴都
祖宗以重兵威天下千百倍於唐宣武之兵也太宗
時張洎爲能言京師之兵制過於唐之兵制仁宗時
尹洙又能言京師兵制出於秦漢上非特與唐室論
也後來者宜不復措意開口於斯也柰何初變更於

王安石卒殲盡於童貫天下之勢執矣惟陛下念之天下萬方臣妾不勝至願而三鎮之形勢臣愚略陳之矣臣前謂國家無名而賜之者敢復言之大凡王者慎一嚬一笑不易以假人不知此三鎮於一嚬一笑孰輕重哉謂此小醜爲有功則隋唐因突厥之兵以有天下唐郭子儀嘗以回紇南蠻大食之兵而興復中國矣安得人人賜之土田也哉惟石敬塘父事契丹假其兵力以篡帝位割燕以委契丹而魏虵之地猶不與也謂其能戰則彼荒絕遐陬疆場不相接未嘗一日當中國仁義之師也亦未嘗一日聞中國

雷霆之音也果孰怯而孰勇哉但聞渤海者高麗之別種也女眞者渤海之別種也高麗臣事契丹而女眞國因高麗以臣事契丹者也在祖宗時嘗因高麗以入貢而昔困於契丹之三柵求救於淳化之初也其後國家絕高麗而不與之通女眞遂亦自絕於中國逮熙寧初國家復與高麗通而女眞方狃於契丹不得與也奈何一旦兇謀傾奪契丹之國出其故君空其寶貨而豺狼之號不能自已遂欲陸梁於中國哉在祖宗時嘗來寇我白沙寨略官馬三匹民一百二十八口適其貢馬之使在京師遂執之不得還無

幾何渤海入貢而渤海之酋爲謝女眞之過遂詔還女眞之使不知今日女眞之暴逆不恭自干天誅孰與三馬百人多少在祖宗之令當何如哉議者曰奈其頓兵城下何請責之曰唐廣德初突厥自涇州犯長安至於代宗幸陝而郭子儀帥師則吐蕃望風遁去越二年僕固懷恩以吐蕃回紇羌渾二十萬寇京畿郭子儀以回紇伐吐蕃而難平皆未有割土田以豢之者也恭惟陛下始初清明之時天以小醜驚懼陛下增脩盛德巖廊之上肉食者必有長駕遠馭之術三鎭已復歸於職方氏矣顧惟疎遠小臣必待百

官班賀之後乃得與昆蟲共慶也雖然臣猶將有所陳者唐杜牧最善論兵謂上策莫如自治漢皇甫規善用兵而先零諸種羌慕其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則以威信爲干櫓也規之言曰力求猛敵不如清明勤明孫吳未若奉法皆自治之道也又如程苞於板楯蠻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亦知自治者也陛下誠得如皇甫規之有威信者爲師帥程苞之明能者爲州郡則三鎮之復爲王土可指日而期也然而此則邊埸之臣自治之道也若夫人君之自治者無時而不然尤見於變亂之後猶之治兵也漢

此後却过高宗正當以勾踐為法耳又有不然者勾踐無父母之象焉

路温舒嘗爲宣帝言之曰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用霸近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文帝承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禮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亂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溫舒於是遠不及高祖近不及武帝可謂知務矣其視東方朔對武帝之化民不言堯舜而言文景尤著明也今陛下繼變亂之後思所以昭天命者其不在仁宗乎况溫舒之稱文

帝者實爲吾仁宗而云爾也核而論之仁宗於斯天德加以嚴恭寅畏翼翼而純矣漢文未必無愧色也且文帝在位二十三年逮其歲晚頗惑異端孰如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日愼一日圖治愈切求言愈急用賢愈勤正德愈勵使漢文加之二十年之後不知又果如何也語曰不知其君視其臣漢文之臣略如前之所陳者矣孰如仁宗初相王曾李迪呂夷簡晚得杜衍文彥博韓琦富弼其在內外大小華國命世之臣蔚乎不可稱數也其用之未盡留以遺子孫者若呂誨范鎭司馬光呂公著皆社稷之衛也陛下今日繼

變亂之後雖能得臣如仁宗時不開邊以玩兵不專利以殘民不急刑以殺士不禁言拒諫以自蔽則何慮乎女眞小醜是謂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之時也是謂洪範九疇彝倫攸叙之時也儻或不然使梟鳴蕩木之上蛭毒清池之中如漢幸而有皇甫規張奐爲將而不幸胡廣趙戒爲相其中則張讓段珪曹節並兇閹爲之虎狼唐幸而有郭子儀李光弼爲將而不幸元載盧杞爲相其中則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輩兇閹爲之虎狼則天下之事去矣是謂困之六三困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之時也

是謂洪範九疇彝倫攸斁之時也嗚呼天下治亂興亡之跡出一轍也如此其在治世既有明君則亦有賢相而將臣自出矣臣雖庸愚不顧國家獨以將稱而無相。昔者賈誼慟哭於明時不勝其忠也。况籍慟哭於衰世不勝其憂也。當今執政大臣必有撥亂之才幹國之器請爲陛下言之臣前所謂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者乃自乎六五之君厥孚交如威如吉也六五有信以交乎天下終以威乎天下是謂德威故能一柔用五剛使上九受天人信順助之吉無不利也大有之君於是乎得以遏惡揚善順天

休命如其惡者不過則善亦無自而揚何以爲大有之休命也大有一變而爲乾乾之德首在剛健而後曰中曰正曰純曰粹曰精也人君之德固宜先之以剛健而繼之以中正歸之以純粹精而天下何難於爲治哉

論要害三鎭

欽宗靖康元年右諫議大夫楊時上　楊時

臣切覩自漢迄唐待戎狄之道無如祖宗之時者百年之閒民生戴白不見兵革賊臣要功爲國生事與虜而棄好馴致今日方虜騎逼城無備禦無素卑詞厚

禮以紓目前之急蓋勢有不得已而然者割要害之地以爲盟好則非經遠計也臣固嘗論之矣比聞金人駐兵磁相切慮無有紀極破大名成安一縣驅掠子女二千餘人殺令佐二人而去誓書之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昔趙割六縣之地使趙郝約事於秦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倦而歸也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今日之事正類於是夫去其巢穴越數千里之遠而犯人之國都蓋危道也使其力能攻之則城中之物皆其有也尚

何事求和哉彼見吾高城深池未易陵犯勤王之師四面而至姚平仲固嘗與之交兵恐而不敢怒請和而去則其情可見蓋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也朝廷割三鎮二十州之地與之是亦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而往此敗盟之大者臣切謂朝廷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三鎮之民以死拒之於前而吾以重兵擁其後其勢必得所欲者若猶未從則聲言其罪而討之夫師以直爲壯是舉也直在我矣三鎮聞之士氣必振此萬全之計不可失也若三鎮窮蹙而王師不救則

其民必謂朝廷視其塗炭而莫之恤則戴后之心解而大事去矣不可不慮也切聞出師之令廟筭不一屢行而屢反如是則士氣必惰欲其成功難矣昔憲宗平淮西韓愈謂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未有舉大事不斷而能有成也伏望陛下斷自宸衷無惑於浮議則天下幸甚

乞河北置招撫河東置經制司　　李綱

高宗建炎元年尚書右僕射李綱上

臣竊以河北河東兩路國家之翰蔽也唐杜牧謂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不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雖

無豈不活身四支旣去吾不知其爲人故王者不得不王霸者不得不霸猾賊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其地勢風俗使然也而河東實爲天下之脊介於河北陝西之間其地險固其民堅忍其俗節儉其兵勁悍祖宗得天下削平僭亂罔不臣服惟河東最後再駕而後得之其難如此而靖康之初金人犯闕以孤軍入重地我之守禦固而援師集其勢不難於和宰相失策欲脫一時之禍而不爲久長之計凡所邀求一切許之遂割三鎭而河北河東之地幾去其半及賊兵退三鎭兵民爲朝廷固守中山眞定及沿邊諸郡

既以保全而賊盡力以圍太原不肯捨去朝廷遣使以兵民之意及保塞陵寢之故願輸租稅以易疆土金人且許且攻幾年而太原陷猶信譎詐以講和不為備禦之策至其渡河再薄都城遂盡割兩路以與之畫河以為界遣執政侍從郎官數十輩分詣交割皆為兩路之人所殺夫朝廷割地不足以塞金人貪婪之欲而適足以失兩路士民之心使割地而和可成宗社遂安猶之可也今乃假和議以款我既破京師挾二聖以北狩脅逼臣寮僭竊神器矣而議者猶以割地為然此何理哉河北西路三帥府二十餘郡

靖康末所失者，眞定、懷、衞、濬一帥府三郡而已，其餘至今皆堅守，一路兵民有城郭者依城郭，無城郭者依大河、山西自相結集，多者數萬，少者不下萬人，各立首領以相統率，知名號者已數十處，日以蠟書號籲朝廷，乞師請援，願爲前驅，因而循撫，爲吾之用，數十萬衆不日可致，而金人留兵懷、衞、濬三郡以扼吾要津，每郡不過三千人，其餘皆脅制吾民，剪髮易衣以疑我耳，大兵臨之，遣間要約，必有應者，則三郡不旬月間可復也，三郡既復，則眞定可圖，而中山之圍可解，河北復爲我有矣，然後第功行封，以河外郡縣

悉議封建使自爲守朝廷量力以助之則藩籬固而中原寧此今日之要策也河東之勢亦然但所失州郡視河北爲多然所以處之之策亦無以過於此者臣愚欲乞於河北西路置招撫司河東路置經制司擇文武臣寮中有材略名望素爲兩路兵民信服者爲之使副布宣朝廷德意以結其心信賞必罰以作其氣訓練習服以教之戰量補名目以旌勸其首領寬給錢穀以賑貸其乏絕辟置僚屬將佐乘機應變一切許以便宜從事則兩路可以復全中興之功指日可成必自此始猶捍水患於決溢之口則下流無

虎金人、不是仲淵矣、

泛濫之虞，禦盜賊於門墻之外，則堂奧有安靖之勢，理之必至也。儻捨此而不為，則兩路之人，且歸怨於朝廷，強壯狡獪者，反為賊用，將何以待之，故臣以謂今日之所當先務者，無急於此，惟睿斷不疑，特從所乞，天下不勝幸甚。

請備禦河東河北沿河江淮　李綱

高宗建炎元年尚書右僕射李綱上

臣聞居於山者，必高垣墻，固柴柵，以虞虎狼之害，居於野者，必盛僮僕，厲甲兵，以防盜賊之患。夫金人虎狼盜賊也，曾不為防虞之計，而裂地厚賂以予之，譬

猶割肉以啖虎狼而欲止其搏噬出財以畀盜賊而欲止其侵陵豈可得哉臣所謂三年然後兵可用者謂大舉以報今日之恥也至於守備則自今以往當日爲虞害防患之計不可整輟夫金人旣已得其所欲挾二聖卷六宫而北之矣逼脅邦昌使僭位號其意亦豈果在邦昌哉特迫於時月不得不歸知天下之戴趙氏必將有主而陛下總兵於外必爲臣民之所推故留此以爲中國釁端其意不難知也語曰鞭雖長不及馬腹夫以四方萬里之遠而金人欲以力經營之故其力之所及者靡不悉取而其力之所未

及者如、然以爲異日之圖此必至之理也爲今日守備之策當以河北河東之地建藩鎮立豪傑使自爲守朝廷量以兵力援之而於沿河沿淮沿江置帥府要郡以控扼修城池備器械屯兵聚糧堅壁清野教車戰以禦其奔衝習水戰以擊其濟渡使進無所掠退不得歸則其勢必不敢深入至於陵邊隅破城邑則不能保其必無也但能備禦令冬不至越軼使國勢漸定人心稍安則自此得益修軍政吾無患矣臣愚料之金人秋冬之交決須再來仍分爲兩道由河東來者自京西以擾關中與夏人連謀欲窺川陝由

河北來者自京東以擾淮南與高麗遣謀欲窺江浙則京西陜右京東淮南不可不爲之防當擇大帥屯重兵以[illegible]略之譬猶治病當視脉息察邪氣之所入預遏絶之不然待其旣至而後治則無及矣惟陛下熟計而幸察

乞沿河江淮置帥府要郡　　李綱

宋高宗建炎元年上

臣竊以唐有天下正觀開元間號爲治平無事者以外有方鎭之兵捍禦夷狄內有府衞之兵臨御方鎭表裏相制國勢以安其後府兵之法壞邊兵之勢强

謝更尚[illegible]兵肯行方鎮之事守

乃有天寶安史之亂然卒戡定之者方鎮力也代宗避吐蕃之寇而幸陝德宗避朱泚之變而幸奉天亦賫方鎮之兵以復國然行姑息之政威柄下移强藩悍臣浸成跋扈此非方鎮之罪措置失策之過也祖宗監唐末之弊削方鎮之權惟沿邊帥司屯宿重兵委以軍旅之事腹内會府雖有帥號其權甚輕自餘列郡守臣悉委文吏不與軍政以處承平治安無事之時可也今夷狄猾夏壞吾邊防以擾腹心之地盜賊乘時蜂起蟻結而州郡猶以承平之制帥之安能捍患禦侮鎮撫之哉故唐方鎮之弊尾大不掉而今

且州郡之弊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理勢然也救其弊
而振起之莫若取方鎮之制用其所長去其所短擇
人而任之使大小相比遠近相維以蕃王室則中國
之勢尊矣臣愚欲乞於沿河沿江沿淮置帥府要郡
次要郡帥府帶安撫使節制一路即唐節度使之兵
也要郡帶兵馬鈐轄次要郡帶兵馬都監以佐帥府
即唐觀察防禦團練之兵也朝廷減上供金穀使之
養兵寬法制而假之權將佐寮屬聽其辟置平居責
以訓練閱習有夷狄盜賊之變即帥府量事起兵統
率以行與鄰路約爲應援會合有功者增秩進職而

不移其任，如此數年，上下安習，即州郡之兵可用矣

如蒙聖慈俯從所請，乞降旨三省樞密院條具合行

事件，取旨施行。

擬帥府、要郡、次要郡

河北東路

帥府大名府　橫海軍　要郡開德府　棣州

次要郡濱州　永靜軍

京東東路

帥府青州　徐州　要郡襲慶府　登州　萊州　密州

次要郡沂州　淄州　維州

京東西路

帥府 東平府 應天府　要郡 濟南府 濮州 興化府

次要郡 濟州 單州

京西北路

帥府 河南府 順昌府　要郡 河陽府 蔡州 潁川府 汝州 陳州

京西南路

帥府 鄧州 襄陽府　要郡 唐州 隨州

次要郡 金州 房州 均州 商州

永興軍路

帥府 永興軍　要郡 陝州 華州 虢州

次要郡同州 耀州

淮南東路

帥府揚州 要郡宿州 楚州

次要郡泗州 真州 海州 和州

淮南西路

帥府廬州 要郡壽春府 亳州

次要郡舒州 濠州 黃州 光州

江南東路

帥府江寧府 要郡宣州 江州

次要郡饒州 信州 池州 太平州

江南西路

帥府洪州　要郡虔州

次要郡吉州　筠州　撫州

荊湖南路

帥府潭州　要郡衡州

次要郡永州　道州

荊湖北路

帥府荊南府　要郡鄂州　德安府　郢州

次要郡澧州　復州　岳州

兩浙西路

帥府杭州　要郡鎮江府 湖州 平江府 常州

次要郡秀州 衢州

兩浙東路

帥府越州　要郡明州

次要郡溫州 台州 處州

論幽燕未下當先固根本　張齊賢

宋太宗時上

臣竊惟方今海內一家朝野無事關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平屯兵尚衆幽燕未下輦運爲勞以生靈爲念乎臣每料之此不足慮也自河東初降臣卽權知

忻州捕得契丹納米事與皆自山後轉般以援河東以臣料契丹能自備軍食則於太原非不盡力然終爲我有者蓋力不足也河東初平人心未固嵐憲忻代未有軍寨入寇則田收頓失擾邊則守備可虞而反保境偷生長威自固及國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疆事甚嚴恩信已行民心已定乃於鴈門陽武谷來爭小利此則戎狄之智力可料而知也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謹之戎虜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戎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

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李牧所以稱良將於趙用此術也所謂擇卒未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矣邊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人民獲休息矣獲休息則田業增而蠶織廣務農積穀以實邊用且戎狄之心固亦擇利避害安肯投死地而為寇哉臣又聞冢大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之事角戎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戎狄末也中夏內也夷狄外也是知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廣推恩於天下之民爾推恩者何在乎安

而利之民既安利則戎狄歛衽而至矣陛下愛民之
天下之心眞堯舜也臣所聞多以纖微之利赴下之
術侵苦窮民以爲功能者彼爲此效相習已久至於
生民疾苦見之如不見聞之如不聞歛怨速尤無大
於此伏望審擇通儒分路採訪兩浙江南荆湖西川
河東有僞命日賦歛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
賦稅課利通濟可經久而行爲聖朝定法除去舊弊
天下諸州有不便於民事委長吏聞奏如敢循常不
以上聞自當嚴加典憲使天下耳目皆知陛下之仁
戴陛下之惠此以德懷遠以惠利民則幽燕竊地之

醜沙漠偷生之虜擒之與屈膝在衡內爾太平興國五年十二月上特爲左拾遺直史館

請班取幽州師　　趙普

太宗雍熙三年武勝軍節度使趙普奏

臣自二月中伏覩忽降使臣差般糧草及詳救命知取幽州既奉指揮尋行科配非時舉動莫測因由爾後雖聽捷音未聞成事稍稽尅復俄及炎蒸飛芻輓粟以猶繁擐甲持戈而未已民疲師老漸恐有之臣自此月以來轉增疑慮潛思陛下萬機在念百姓爲心聖畧神功舉無遺算至于平取浙右力取河東無

後代之英奇雪前朝之憤氣四海咸歸於掌握十年將致於雍熙唯彼蕃戎豈吾敵對蓋遷徙鳥舉自古難得制之前代聖帝明王無不置於化外任其隨逐水草皆以鳥獸畜之此際官家何消掛意必是有人挾同諂佞誑惑聰明因興不急之兵稍涉無名之議非論曲直且覺淹延將成六月之征頗有千金之費以此忖度深抱憂虞竊念臣雖寡智謀粗親墳典于古興亡之理得自簡編百王善惡之由聞於經史其間禍淫福善莫不如影隨形煥若丹青明如日月常爲大訓歷代實之臣讀史記見漢武帝時主父偃徐

樂嚴安輩所上書及唐明皇時宰相姚元崇直奏十
事可以坐鎮患害立致昇平唯慮至尊未能留意暨
時救弊無出於斯又聞前事爲後事之師古人爲今
人之則據其年代雖則不同量彼是非必然無異輒
思抄錄專具奏呈伏望聖慈特垂披覽伏念臣謬以
庸材叨居顯位幸偶千年之運深承二聖之知從白
屋而上青霄非由智略出羣忝而登極品只是遭逢
恩私何啻於豚魚報荷不知於犬馬粗懷性識常積
兢皇所恨者齒髮衰殘精神減耗既不能獻謀闕下
又不能效命軍前唯有微誠書章上奏今者伏自朝

廷大興禁旅遠伐山戎驅百萬之生靈咸當鋒鏑致數州之土地半失耕桑則何異爲鼷鼠而發機持明珠而彈雀所得者少所失者多只於得少之中猶難入手更向失多之外別有關心全未見於便宜可重與於詳酌臣又聞聖人不凝滯於物見可而進知難而退理貴變通情無拘執故前書所謂事苦則慮易兵久則變生臣之愚誠深懼於此秦始皇之拒諫終累子孫漢武帝之回心轉延宗社若或遲晚恐失機宜而況旬朔之間便爲七月切慮內地先困邊廷早涼北狄則弓硬馬肥漸難禦制中國則民疲師老應

倶指平臣今獨與沮衆之言深負彌天之過輙陳狂瞽抑有其由竊以臣暮景殘光能餘幾日酬恩報義正在今時恐勞宵旰之憂寧避僭踰之罪虔希聖聽早議抽軍聊爲一縱之謀別有萬全之策伏望皇帝陛下安和寢膳惠養疲羸長令外戶不扃永使邊烽罷警自然殊方慕化率土歸仁旣四夷以來王料契丹而焉往又何必勞民動衆責犢買刀有道之事易行無爲之功最大如期弔伐是爲萬全臣又竊料陛下非次興兵恐因偏聽其奈人多獻伎事失防微大凡小人難保始終但務身謀誰思國計或承宣問皆

不實言盡觧欺君蠱惑敗事得之則姦邪爲利失之則社稷懷憂昨者直取幽州未審誰爲謀者必無成算俱是狂言其於虛實之間此際總應彰露臣絲不知頭主無以指射姓名伏望官家尋其尤者特行姦人之罪免傷聖主之明所貴詐僞悛心忠良盡力共畏三千之法同堅八百之基臣此時欲吐肺肝先寒毛髮驚疑猶豫數日沉思往哲臨終尚能尸諫微臣未死爭恐面諛明知逆耳之言不是全身之計但緣恩由卵翼命直鴻毛將酬國士之知豈比衆人圖報投荒棄市甘當此日之誅竊祿爲安不造來生之業

唯祈明聖特賜察量更有細微別具劄子條奏冒犯
旒冕臣無任傾心瀝懇憂國忘家涕泗徬徨激切屏
營之至
一臣以濫守藩方聊知稼穡見當州界承前多是荒
涼戶小民貧程遙路僻量其境土五縣中四縣居山
險彼人家三分內二分是客昨來差配甚覺艱辛伏
緣在此直至莫州來往四千餘里或是無丁有稅須
至雇人般糧每斗雇召之資賤者不下五百元配二
萬石數約破十萬貫錢直如本戶自行費用無多所
較乃是二萬家之貧戶出此十萬貫之見緡所以典

桑責牛十間六七其間兼有鬻男女者亦有棄性命者仍加善誘偶赴嚴期自從起發去來已及二十餘日近知內有人戶衷私却到鄉村皆云裝起軍儲未有送納去處緣無口食再取盤纏既莫辨其真虛又難行於考覆訪聞街坊竊議前後說得多般稍彼契丹闘却軍事都兼被劫却糧草及令尋掛皆却隱藏蓋緣臣無以知軍前事宜只聽得外面消息况九重嚴密事應不泄於朝廷奈百姓流言已相傳於道路詳其住滯必有艱難伏望聖慈早令停罷更或遲久轉費糧儲潛思今日人情不可再行差配如或再行徭

遷臣虛謙

役決定廣有逃移假令收下幽州轉慮干戈未息忽然生事未見理長必因僭濫之徒姦邪之黨但說契丹時逢暗主地有災星以此為詞曲中聖旨殊不知蕃戎上下幽州俱置生涯土宿罪臨外處不可征討若彼能同衆意縱幼主以難輕不順群情無災星而亦敗誠宜守道事貴無私如樂禍以貪功慮得之而不武此蓋兩省少昌言之士憲臺無有勢之人而況補闕拾遺合專思於規諫天文曆算須預定於吉凶成茲誤失之由各負疎遺之罪若無懲誡何戒後來

一臣緣久居近職備見人情至於從殿三班前朝百

辟文武雖異是非略同總率委差便思僥倖難詢利害各避嫌疑而况毀譽生心貪求恣意狀同誑妄率以爲常其間久歷事者明知而佯作不知初爲官者不會而仍兼詐會多非當實少得純良而又凡關宜敕委差便是帝王心腹方資視聽切要精詳就中用軍不同閑事必料會使沿邊相度往彼參詳不知能有幾人應得當時言語如今敕比並見直虛乞誅罰上之輩流便作抽軍之趣自此則潛消媚佞免誤
朝廷唯此區分以爲激勸
一唯有勾抽不同舉發一則我無關志一則彼有替

心而況契丹懷禽獸之情恃胡馬之力乘茲怨捨即慮追奔須作過防免輸姦便伏乞皇帝陛下密授成算遐宣睿謀但令硬弓長槍周施禦捍前歌後舞不作程途儻遇交鋒何憂乏之力只應信宿尋遠城池便可使戰士解鞍且作防邊之旅耕夫歸舍重為樂業之人是多難興王已垂芳於往昔從諫則聖宜頌美於當今此事施行天下幸甚

一臣今將本末細具敷陳常思發跡之由實有殊常之幸其餘際會近代無倫伏自宣祖皇帝滁州不安之時臣蒙召入臥內照憲太后在宅寢疾之日陛下

喚至床前念以傾心皆曾執手溫存撫諭不異家人唯懷竭節輸忠以至變家爲國懸虧德望有以遺逢先皇開創之初尋居密地陛下纂承之日將入中書蒙二聖之深知當兩朝之大用不唯此世應係前生禮雖限於君臣恩實同於骨肉是以凡關啓沃罔避危亡蓋緣每思陛下本是天人暫來塵世是以生知福業性禀仁慈潛聞內裏看經盤中戒肉今者竊恐一朝之忿常隆萬劫之因如或未止干戈必恐漸多殺害卽目民愁未定戰勢方搓仍於夢幻之中大作煩勞之事是何徵類誤我至尊乞明驗於姦人情不

容於首惡與言及此涕淚交流又念臣雖寡智謀實同榮辱都緣意切不覺詞繁冒犯宸嚴不勝戰越

叙燕　宋仁宗時上　尹洙

戰國世燕最弱二漢叛臣持燕挾虜虜能自固以公孫伯珪之彊卒制於袁氏獨慕容乘石虎亂乃并趙雖勝敗異術大槩論其彊弱燕不能加趙趙魏一則燕固不敵唐三盜連衡百餘年虜未嘗越燕侵趙魏是燕獨能支虜也自燕覆於虜虜日熾大斷德世雖復三關尚未盡燕南地國初虜與并合勢益張然止命偏師備禦師伐蜀伐吳泰然不以兩河爲顧是趙

魏足以制虜明矣并寇既平悉天下銳專力於虜不能攘尺寸地頃嘗以百萬衆肆趙魏訖敵退莫敢抗世多咎其不戰然我衆負城有內顧心戰不必勝不勝則事亟矣顧不戰未嘗咎也原其弊在兵不分設兵爲三壁於爭地犄角以疑勢設覆以待其進邀壘素固驅民以守之俾其兵頓堅城之下乘間夾擊無不勝矣蓋兵不分有六弊使敵蓄勇以待戰無他支梧一也我衆則士怠二也前世善將兵者必問幾何令以中才盡主之三也大衆儻北彼遂長驅無復顧忌四也重兵一屬根本虛弱纖人易以干說五也雖

委大柄不無疑二復命貴臣監督進退皆由中御失於應變六也兵分則盡易其弊是有六利也勝敗兵家常勢悉內以擊外失則舉所有以棄之符堅淝水哥舒翰潼關是也是則制敵在謀不在衆以趙魏燕南益以山西民足以守兵足以戰分而帥之將得專制就使偏師挫衂他衆尚奮詎能繫國安危哉故師覆於外而本根不搖者善敗也昔者六國有地千里師敗於秦散而復戰幾百戰猶未及其都守國之固也陳勝項梁舉關東之衆朝敗而夕滅新造之勢也以天下之廣謀其國不若千里之固而襲新造之勢

徼幸於一戰庸非惑哉兵久弭士大夫諱聖謂百世不復用非甚妄者不議然兵果廢則已儻後世復用之鑒此少以悟世主故迹其勝敗云

荆川先生右編二十三卷終